

# 真風月刊



九月十日

成輝  
購於

95

份月九年〇六

## 編者的話

最近這一兩個月，我們見到許多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投到蕉風來，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生長在不同的環境裏，受過不同的教育。其中梁園來自太平烏魯十八丁，魯莽和莊牧來自吉隆坡，史靈來自芙蓉，黃亮來自檳城，流流、林方和山芭仔來自怡保，汀白萍來自新嘉坡，劉寶珍來自江沙……此外，還有幾個寫得很有水準的作家。這些青年作家最令人興奮的倒不是他們的漂亮文章，而是他們都有一種對藝術的虔誠和虛心的態度。我們認為這是成功的本錢，是可敬的氣質。因為任何人要成為一個語言藝術家，就非有這種態度不可。

在這一期中，因為來稿太多，不得不把西洋文學介紹的篇幅減少一點。自下期起，我們決定恢復原有的篇幅，刊出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和法國大文豪「法朗士」的兩篇傑作。這兩個文豪都有突出的風格，以文字清新，筆鋒銳利見稱，請讀者注意。

關於新詩研究專輯，我們希望大家發表一些意見，因為任何問題都須要經過辯論才能明白。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最寶貴的一件事就是容許不同的意見存在。以一份刊物來說，編者登載作者的文章，但不一定同意他的意見。也唯有這樣，才能獲得進步。

這一期的「阿敏娜」和「養鴨的故事」兩篇，都是用清新而有獨特筆調的語言表達出來的，相信讀者都會喜愛它們。

最近接到許多作者和讀者的來信，對蕉風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多數讀者都希望我們增加篇幅，容納更多的文章，即使增加售價也應該這樣做。這個意見完全是出於一種真摯的關懷和愛護。然而讀者的負擔有一個限度，在沒有廣泛徵求意見之前，貿然從事是不好的。我們希望讀者能够稍稍把蕉風推薦一下，每個讀者推薦一個讀者，蕉風就有改為半月刊的可能性。到了那時，讀者就可以經常看到蕉風了。假如讀者真正愛護蕉風，這件事是輕而易舉的。

##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編者(封二)
阿敏娜(小說)	梁園(3)
河流(詩)	夢華(4)
養鴨的故事(小說)	山芭子(5)
夜訪燕子城(散文)	魯莽(6)
大塊假以我文章(散文)	流流(8)
訴(詩)	碧玉(9)
寂寞的詩篇(詩)	陳世能(9)
不拿刀的劊子手(小說)	戴文東(10)
猴子的風波(小說)	史靈(12)
雨夜(詩)	陳愕(13)
揀圖	(13)
懷念(散文)	薩那隆(13)
磨頂放踵的三日(散文)	漪漣(14)

母與女(小說)	丘華(16)
第一課(小說)	馬漢(17)
舊夢讀影錄(散文)	蕭遙天(19)
陽光(散文)	君紹(21)
眷念(詩)	紅葉(21)
揀圖	(21)
有回音的房子(小說)	王載寶譯(22)
揀圖	(23)
黃昏鑛場(散文)	沈彌平(23)

## ◁新詩研究專輯▷

站住吧·詩人們!(論文)	童蒙(24)
詩與感情(論文)	林陸(26)

# 阿敏娜

梁園

阿娜敏是一篇傑出的小說。作者在描寫的集中上，題材的壓縮上，都符合短篇小說的最高要求。作者在決定這篇小說的形式時，運用了他獨特的創造力，以四句歌詞開始，又以一首斑斕結束。小說中的那些人物的形象，那種環境的氣氛，那種清新的筆調，都說得上是華文中傑出的短篇。這篇兩千八百字的短篇小說，以超人的技巧，獲得了極好的效果。此外，在結局裏，作者省略一般人常愛絮絮不休的廢話，帶向一個有力的結尾。而這種結尾的方式，叫做「開放式」（在小說結束的時候，故事還在發展着），很少作家有過這樣的嘗試。

——編者

野鴿從何方來？  
由沼澤飛落水田。  
愛情從何方來？  
由眼睛落在心坎。  
外面有馬來樂器在演奏，柔和的馬來女郎漫聲唱着班頓，雄健的馬來人作着各種姿態，心裏盤算如何回答愛人的挑戰。幾個年老的婦女，在紅毛丹樹下談笑。明月照着，涼風吹着，氣氛是那麽愉快和興奮。

在窗前掛着的煤油燈光下，我正在無聊地翻閱「每日新聞」巫文報，桌上擺着五八年的「語文局」雜誌，以及三個月前的「馬來前驅報」。

一抬起頭來，就看見書架上擺着的馬來書本：「先知尤素夫傳」、「聰明的鸚鵡」、「阿旺元帥」、「狂將軍之子」、「鮮花初放」，以及一些討論宗教的書籍和不准我接觸的「可蘭經」。唉，我很久沒閱讀華文書籍了，心裏忽然一動，思潮便氾濫起來。

自從高中畢業以後，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後台做靠山，在城市踏破了皮鞋，也找不到一份工作。眼看一齊畢業的同學，個個都有職業，心頭一急之下，便親自到東海岸一跑。東海岸地廣人稀，是容易找到工作的。果然，在彭亨及吉蘭丹的邊境地區的膠園，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是一個五百英畝的膠園，老闆是英國人。膠工是清一色的印度人。我是一個書記，不在膠園宿舍裏住。我住的是一間高脚馬來屋，屋主是回教籍的華人。這裏全部是馬來人，他們種稻、捕魚、或到森林去採伐木材，製造傢私。其中兩間商店是華人的，收買樹膠、稻米、魚蝦、果子和木材，生意很興旺。

馬傑是我的房東，是個信回教的華人。他對我的觀察，做生意而信教是一半理由，娶馬來妻子也是一半理由。地方上沒有華籍女子，自然非娶馬來女子不可。因此，這兩個華人都信了回教。我住在馬傑家裏，吃的是他妻子做的馬來餐，穿的多半是沙籠，一進門便脫鞋子，拿東西用右手，一切舉動，都像個馬來人。

另外一個華人是杜拉。他有四位妻子，生下十二個子女。長男尤素夫，肄業哥打峇魯；次女經已嫁人；老三出去航海捕魚；老四替父親到各處收買雜物；其他的在本地讀書。我初到時，由杜拉的介紹，認識尤素夫，從他那裏借馬來書籍來看，減少人地生疏、寂寞和苦悶。過了三個月，書本看完了，無事可做，看到外面的熱鬧氣氛，禁不住感到孤獨難忍。

「如果不是因為星星，月亮那會升得那麼高？」

如果不是為了我的郎，我怎會來到這地方？」

呵！好熟悉的歌聲，是誰唱的呢？我舉頭向窗外一望，原來是阿敏娜在獨自歌唱，旁邊圍着一羣男女青年，靜靜地聽她的動人的歌聲。於是，在我的腦海中，浮現起她的影子。

阿敏娜是彭古魯（村長）的女兒，年華二八，像枚熟透的果子。她熱情大方，身軀苗條健美，是甘榜之花，不知多少馬來青年拜倒她的石榴裙下。黃昏和早晨，她穿着緊身的沙籠，到河邊洗衣服或沖涼。這時候，總跟了一羣男子和她打

情罵俏。有時候，她怒氣沖天，把戲弄她的男子拖下水去。有時候，用班頓嘲罵，或比賽水戰。總之，有了她，全甘榜的青年，才呈現出一片生氣。她本來要嫁給尤素夫的，但是杜拉嫌她生活放蕩，把婚約取消了。現在追求她最熱烈的，是汪阿密和汪馬力。兩人是甘榜的地主，遊手好閒，以追逐女子過日子。

有一次，阿敏娜拜訪馬傑的妻子法蒂瑪，商量坐火車到哥打峇魯買沙籠。恰巧，我放工回來，踏進門便遇見她們。經法蒂瑪的介紹，我和阿敏娜認識了。她是個天真的女郎，生性好問，問倒別人，便大笑為樂。我生性也是好強的，跟她辯論了三小時，彼此不服氣走了。自此以後，她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我，都先向我送秋波，啓口先問人，我自然不好裝啞巴。因此，我們的感情日增，我喜歡她的天真，她喜歡我的有問必答。曾經有一次，她這樣對我說：「河浪支那（華人）很喜歡馬來女子嗎？你看，杜拉和馬傑都和馬來女子結婚！」

我笑她井底蛙之見，說道：「並不見得。在西海岸，華人很少和馬來女子結婚的，他們怕信回教！」

「什麼？西海岸的河浪支那怕信回教！」她睜大眼睛，神情異常不安。

「是的。我從西海岸來的，我不願意信回教。」我說。

自此以後，她很少來馬傑的家了。我不知她又愛上那個男子，跟他去幽會。

今晚，她唱得很起勁，身體動作很靈活，豐滿的肉體，在薄薄的、緊身的衣裳下，越增加誘人的力量。我對浪蕩不感興趣，坐下來想寫一點心中的感慨。半年了沒有看過華文書籍，筆下很是生疏，可是寫上五六行，靈感來潮，筆不停揮，一口氣寫了三千多字。

「仄黃，你還沒睡覺嗎？」窗外傳來一陣急速的人聲。我猜是阿敏娜，只好不理睬。現在是

十一點鐘了，甘榜裏的人們都已睡覺，在這時候，跟女子談天是違反當地習俗的，何況我又是個非回教徒。就算有胆量，遇到她的情敵，又怎樣對付呢？

「仄黃，求求你，開門吧！我有要緊的事！」她低聲叫道。

「有事明天談吧！」我不客氣，下逐客令。『不，不，到了明天，我什麼都完了。』她似乎哭出聲來。

「好吧！我開了窗門，讓你進來。」她老實不客氣，爬上了窗門，跳了進來。然後，她迅速關上窗門，把燈火熄了。這時候，外面人聲、狗聲鼎沸。

「馬傑，馬傑，開門吧！你有看見阿敏娜嗎？」這是彭古魯的聲音。過了一會，有開門的聲音。『沒有呀，我沒有看到！』馬傑說完，人聲漸漸消逝了。

我低聲問阿敏娜：「你為什麼要私逃？」

「小聲點，仄黃。爸爸要我嫁給汪馬力，我不願意，所以逃到這裏來。」

「都不愛。」

「你愛誰？」

她沉默。

過了一會，她哭着說：「求求你，明天帶我走吧！」

「到哥打峇魯找尤素夫？」

「他已經有了兩個妻子！」

「你要找誰？」

「我要找生活！」

「你願吃苦？」

「吃苦怕什麼？」她很倔強地答道。

她跟同籍男子結婚，她的回信永遠是這樣一首班頓：燕子成雙飛過山頭，紅樹就在對岸生長！愛人的深情如海，毒藥和解毒都在你！唉，我對她的責任担子，要到何時才能放下呢？

## 河流

夢華

我從來對海沒有嚮往，  
潺潺的溪流就是我的溫床。  
岸灘上雖沒有貝殼可拾；  
廣大的沙礫正是童年的搖籃。  
童年的夢幻消逝如黃花，  
永不流連的是青春年華，  
剛迎接黎明又送走黃昏，  
一如河水川流不停踪。  
童年已遠去，  
只留得歡樂幻影。  
今日的沙礫灘頭，  
應賜我以美好的詩篇。

# 養鴨的故事故

山芭仔

我們曾養過鴨——我的母親和我。我記不起那真正的原因，但似乎是我閒空大了，我們還能享受一份豐富的美食。

於是我們跑去菜市，帶回來十隻絨球。

這些雛鴨確實好玩，牠們興奮地又驚慌地滿地亂竄，發出細小的啾啾啾的叫聲，而以小小的黃嘴去追逐人們的腳趾與其他的一切。我喜歡把牠們放在掌中，感覺那生命力充沛的顫顫的身軀的顫動，我喜歡把牠們貼近我的耳朵，聆聽牠們的緊張的，又歡樂的啾啾聲，「這世界是美麗的！」牠們似乎對我說。

我為牠們工作，因為我愛牠們，我以布碎墊那個破籐籃，好使牠們溫暖。我逐隻把牠們捧出籃來，我負責看管着牠們，不讓牠們被雨淋濕，而晚上我又捧牠們入籃中睡覺。整天我擎着鋤頭，挖掘蚯蚓，然後把牠們研成小段，好使小口能够吞下。

我喜歡看小鴨們追逐這些蠕動的蟲子，發出興奮與快樂的叫聲，我喜歡看牠們以嘴夾住這些蚯蚓，把頸子向後伸啊伸的，然後勝利地把蟲子吞下。

但最快樂的是，我眼看着牠們長大，長大，直至牠們能被放出屋去。

於是我開了後門，牠們一窩蜂地去到一個更廣闊，更自由的世界，牠們能够看到一大片藍天，休息在屋旁的一片涼爽的濃蔭裏，參加同伴們的遊戲。

我的鄰居，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太婆，也養有十多二十隻鴨，我們的鴨遇上牠的鴨時，兩者都快樂非凡，搖着短短的尾巴，互相靠攏來，吱吱喳喳地彼此問候，牠們一同休息，一同喝水，一同進食。

一天，當我們的鴨在鄰居的飯盆中吞吃着的時候，一條粗棒迎頭向牠們打下。棒子來如迅雷，一下子把一隻鴨打跌在地上，格格地慘叫。當我從屋內趕出去，那支棒不見了，使棒的人也不見了，底剩下我那隻無辜的鴨，在慘在，叫地上掙扎。

牠的一條腿被打斷了。我在牠的腿上綁了一條小棍，想把那斷腿撐起。過後，我讓牠休息，那受傷的腿伸在一邊，幾天以後，牠全愈了，可是還可憐地一跛一跛的，使我不能把這悲痛的事忘記。

不久，另一件不幸的事又接着來了，一天傍晚，當我把鴨群趕回家裏，困在籬內後，我的鄰居——那可敬的老太婆——來扣我們的後門。在她手中，捉着一隻被汽車輾斃的鴨，硬說那是我們的。我們當然否認，因為那根本就是她自己的鴨，不過，我們又沒有什麼可資證明。接着，她指着我們鴨群中最肥的一隻，矢口說那是她不見了的鴨。我們提出抗議，然而我們沒有在我們的鴨身上留下什麼標記，因為我們就不會意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惟有讓牠倒吊着那隻格格叫的鴨，揚長而去。

當晚，我不能入睡，我記掛着那隻鴨。我翻來覆去；我覺得受了委屈。

我們的鴨也不能睡，因為整晚都能聽到牠那悲慘的叫聲，牠一定發覺自己不是處身在同伴中，而是一群陌生的伙伴。

翌晨，當牠看見自己的同伴們。牠是如何的快樂呵。那一整天，牠都跟在我們的鴨群中，而黃昏時，我把牠連同其他的鴨一起趕回家來，牠當晚可過得很安靜。

為了省去無謂的口舌和麻煩，我權充理髮師，把鴨群美麗的尾巴剪短了，就像一個新理好的頭那樣給人不舒服，但又有可笑的感觉。

我以為這一來會截斷一切的煩惱絲了。誰知第二天，我的鄰居又來拍我們的後門了。

她認我們偷她的鴨。她指指天，又指指地，然後大聲的喊冤枉。

佛都有火，母親忍不住了，反駁了幾句。

於是口角開始了，她的媳婦，她的乖孫女都來加進一把嘴，替她助威。她們又詛咒又恐嚇，把我們祖宗十八代也挂在牠們的嘴上了，她們指着我們，又指着她們自己，跟着又指向天空，又指落地下。然後又從頭再指手劃腳，罵個不休。最後，她們終於罵夠了，停住了嘴。

她們的口雖然累了，但是她們的手還沒有。過了一會兒，她們插了三支香，朝天祈禱，大聲的詛咒我們。

母親是很相信迷信的，怕得渾身顫抖，頻頻吐口水，念「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最後為了省去這些無謂的麻煩，她把鴨全殺了。這時我們可真正有豐富的美食了，然而望着那還很嫩的肉塊，我吃不下，我連一塊都不會進口。

從此，我們再也不養鴨了。

# 夜訪燕子城

魯·莽·

我們消受得一頓豐富的晚餐，絢麗的紅霞已經暗澹了，遠近的樹木、住家掩沒在蒼茫的暮色裏；傲立的街燈和住家的燈火緊跟着亮起來，像天幕裏的星星。爲着欣賞瓜拉比勞的燕子，我們雇了兩輛汽車，在昏暗中離開沉香路，穿過芙蓉的街道。又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迷離明暈的燈光給樸素的芙蓉換上豔麗的晚服；路上穿梭似的車輛和朦朧的人影，在明亮的燈光下，交錯地在平坦的街道上幌動，這正是芙蓉美麗的夜晚。然而，正當人們徘徊在燈紅酒綠中憧憬着紙醉金迷之際，我們一行人却靜悄悄地溜進深邃空曠的曠野裏，傍山臨谷，馳騁在西海岸的公路上，開始體會這匆匆的夜訪滋味。

我說的匆匆，是有原因的。當我們踏上芙蓉的土地時，已經是紅日西斜了。傍着呼呼地旋轉的電風扇，懶洋洋地靠在柔軟的沙發上，我們愉快地在蕭的堂哥家裏喘息，盡情的暢談；在吉隆坡車站上爭搭巴士的辛苦和路上疲憊的疲憊，都被歡樂的氣氛洗滌得乾乾淨淨了。

不知怎的，也許是同行的兩位女同學急於要趕回瓜拉比勞去會見她們的親人吧？我們的話題霎時由畢業特刊的編排問題轉到西海的燕子城——瓜拉比勞去，而且扯談到瓜拉比勞的燕子。

「瓜拉比勞的燕子真多，黃昏薄暮的時候，燕子從林野飛回來了，停息在街市的電綫上，像串起來一樣，蔚爲奇觀；這是住在吉隆坡的人看不到的。」住在瓜拉比勞的同學矜持地說。

從一個地方而談到那個地方特有的風物，原是很平常的事；但緘默着的蕭並不這麼想，趁着遊興的殘餘提議說：「今晚我們不如到瓜拉比勞去逛逛，怎樣？」好動的人就是這樣喜歡跑動嗎？據我的推測，蕭的提議一方面是想多安排一個節目，讓我們愉快的在芙蓉盤桓一晚，另一方面呢，自然是想順道送那兩位女同學回返家園，蕭的打算的確不錯。於是，這偶起的意念——夜訪燕子城的遊程，便在沒有反對的情形下，閃電般決定了。汽車風馳電掣的穿過喧囂的市

場，傍着幽靜的皇家山飛馳，繽紛的燈光消失了，喧嘩的人語聽不見了，而且景象大異；一眼望去，只有幾盞暗澹的燈光，和黑黝黝的樹影，朋友說這是芙蓉的著名皇家山，當中是一個蓮花爭放的人工池，但等我眼睛注意地看他指示的地方，像霧裏看花，朦朧朦朧的看不見甚麼，紅嫣的蓮花那更不用說了。車經過一場有趣的追蹤後，前面的那輛不知在甚麼時候消失了踪跡，失落在黑暗中。我們的車孤獨的繼續前進，載負着我們，和我們欣喜雀躍的心，滾向夢境裏的山城。因爲路旁沒有住家，稀疏的燈光隱去了，車窗外是一片黑漆漆的墨海，舖展在陰暗的蒼穹下，兩旁盡是陰森林的，鬱鬱叢叢的樹林，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頗像處身在深山曠野中。我參加過好幾次旅行，但像這次的夜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我們是在西海岸的公路上嗎？我懷疑。

，這短短的路途便有五十個很曲折的彎。路旁的林叢、峯巒，彷彿許多黑幢幢的鬼影，不斷的竄前來，又匆匆的閃避過去，投進無垠的墨海里。寒懾的遠處，時時閃着耀目的電光，於我，這情景是頗淒涼恐怖，滋味也怪枯澀的。甚麼時候才能擺脫這漆黑的墨海呢？我不耐煩的渴望着，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沿途才看見閃爍的燈光，稀稀落落的從叢叢透射出來，夢的眼睛——那是馬來人爲迎接開齋節而燃點的。既踏進所謂西海岸燕子城的瓜拉比勞，誰不想看看那些教人羨慕和嚮往的燕子呢？關於瓜拉比勞的燕子，我記得前些日子曾經在報章上讀過一篇敘述牠們的小品文，雖然那只是簡簡單單的描寫幾筆，把幾隻翱翔在碧空中的小英雄歌頌一番，並沒有甚麼突出的描述，但光是這樣，也足夠挑動我那顆羨慕的心了。如今，我匆匆地來了，在這靜謐的夜裏，我能够拋棄這個念頭麼？沒有憂愁，沒有牽掛，我們拖着輕鬆的步伐，清閒的在街道上躊躇，去窺探這山城樸素的夜晚，去瞻仰凌空飛掠的小英雄。沿着街道的纖細漫長的電綫上，遂看見那些美麗英勇的小生命，密密麻麻的停駐着，像一個個的小黑點串在長長的綫上，這便是我們嚮往的烏黑活潑的燕子麼？這便是凌空飛舞的燕子麼？於是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那小巧玲瓏的身影，蜷縮着麻線纖細的脚支着肥胖的胸膛，收摺起黑亮善飛的翅膀，垂

下那詩人讚揚的剪刀似的細尾，藏首於羽翎間，靜靜的作片刻的憩息，做着追逐小飛蟲的美夢，多可愛的形象！牠們一隻緊跟着一隻，中間保留着很平均的距離，沿着電綫排成一系列整齊而有秩序的隊伍，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眸垢，始終找不到一處擁擠的地方，真是奇跡！誰曾想到呢？這些在碧空恣意翻翩的燕子，牠們是那麽溫柔、閒逸、安詳、善良而有規律的生活着，彼此的交誼又是那麽深厚。啊！我羨慕着的小英雄呵，靜靜地憩息吧，養足飽滿的精力，明朝好沖上青天，掠過萬頃的波濤，迎接嫣紅瑰麗的旭日！

從直街轉進橫街，又從橫街走進直街，我們漫無目的地在街道兜圈子，我簡直分不清自己站在那個角落，走過多少條街了，瓜拉比勞相當寬敞，縱的橫的羅列着好幾條街，足可與雪州的吧生匹敵，白晝的熱鬧情形，便可由這點臆測到的。夜色漸漸濃郁了，許多店鋪都靜靜關上門休息了，昏暗的街燈伴着清冷的街道和偶爾馳過的車輛，沒精打采的，一切都是那麽冷落的靜謐。樸素的燕子城好比一個溫婉嫺靜的少女，闔上疲倦的眼皮沉浸在綺夢中，但我這嗜靜的孩子，就深深地戀愛它這份樸素靜謐的姿態，這時候最熱鬧的，要算是那家唯一的戲院了，門口還擠着好些人，揚起喧囂的談笑聲，夾着銀幕上傳過來的歌韻，我想這該是瓜拉比勞最繁華的盡處了。

「到皇家山去逛一遭吧！」我們臨時响導「表妹」說。哦，我倒忘記了，當我們抵達瓜拉比勞的時候，在一個擁擠的客廳裏（旁邊有一口可窺星日的天井，椅子濕漉漉的，老張的褲子倒霉的印了個污點），新認識了兩位本地朋友，那是由那兩位女同學介紹的，一位是她們的同學，一位是她們的表妹，她們活潑得像電綫上的小燕子，自告奮勇的帶領我們去夜遊皇家山。我就不明白，芙蓉有皇家山，瓜拉比勞又有皇家山，爲甚麼他們不學習吉隆坡的湖濱公園，馬六甲的海濱公園或霹靂的太平湖，選個更有詩境的名字呢？讓遊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响導是本地人，很應當解釋一些迷惘，但看她們一路談談笑笑，難怪幾位同行的回來都念念不忘瓜拉比勞的「表妹」哩！

我當然知道夜遊皇家山並不是理想的事，夜的公園是屬於沉緬在愛情邊緣上的人兒，不是屬於我們的；但我們現在不在皇家山留下一些足跡，要等候甚麼時候才有機會呢？我們走過戲院，街燈又漸漸稀少了。夜遊的滋味的確不好受，通向皇家山的路異常清靜，幾乎沒有半個人影。折進一條偏僻的柏油路，右旁是椰林，高大的樹幹撐着幽暗的天空，頗似豎立着許多擎天柱。天陰沉沉的，灰白的雲絮填滿碧色的天幕，不會餘留一點縫隙，繁星在濃厚的雲絮遮擋下，羞答答的躲藏起來。路有些斜陡，好像旁邊有一個小山丘，兩旁黑森森生着蓊

鬱的綠樹，原來我們已經投進皇家山的懷抱中了。我迷惘的跟着他們走，也不知道皇家山有多大，它的真面目是怎樣的？它給我最初的印象是迷離的燈光，太古的靜，死滅的靜。據我私人的臆測，皇家山是蟠據在兩個山丘間，那當中著的一泓雨水，亮晃晃的映着熒熒的燈影，不是明顯的証實那是山丘交接的窪地嗎？也許是中午下了一陣雨，皇家山裏冷冷清清的，只有兩三個人隱在樹蔭下談笑，裏面爲遊人裝置的街燈，疏朗朗的遍佈每個偏僻的角落，夜深霧濃，燈光環着一團團的霧氣，把皇家山點綴得更迷離，更神秘。靠近燈光的樹木，悄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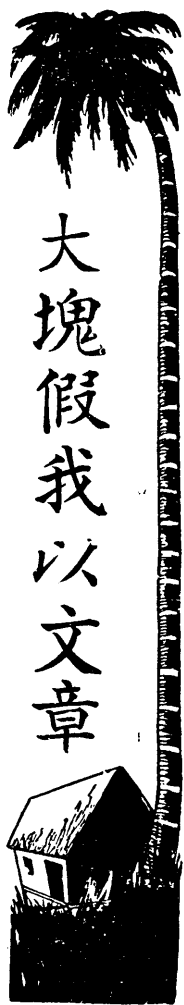
地展示它們的生命力，青翠的顏色明亮的照耀在我們眼前，似乎每一片綠葉都含情脈脈地在微笑。當我講到皇家山的鴛鴦橋之前，首先應該說明我們離開坡上的柏油路，從碧草如茵和綠葉蔥蘢的斜坡走過去。皇家山裏最精緻的那兩座橫跨在窪地上的木橋——鴛鴦橋，橋邊各有一盞明亮的燈，替情侶建造幽會的勝地；在沉湎於愛情中的人兒的心目中，這兩座橋無疑是他們的鵲橋，牛郎織女於天河相會的鵲橋呀！兩邊的欄杆裝飾得精巧美麗，曲曲折折的砌着方形的圖案，說句真心話，像這樣修飾的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呢！站在橋上，不但可以縱目環視，欣賞皇家山迷人的綠影，還可以停步憩息，做做浩無邊際的幻夢，讓心身沉浸在幽靜裏。

因為要趕回芙蓉，我們選擇一條回市區的捷徑，黑暗重複落在前面；那是一條樹影叢叢的羊腸泥徑，隱隱約約的出沒蟠曲在傾斜的山坡上，坡上綠草如茵，也不很深，我想即使滑倒滾下去，也不會有危險。繞過山坡，便漸漸瀕近市區。但這小徑黑暗得怕人，我們只一味摸索，在濕漉漉的泥路上前進，旁邊有些甚麼景緻，我压根兒不知道，所獲得的是一片朦朧。實際上，這回的夜訪我那一處的印象不是朦朧朦朧的呢？

「到這黑沉沉的地方來瞎碰，有甚麼意思呢？」將離開的時候，我埋怨着說，腳跟給皮鞋擦得隱隱作痛。

「夜遊皇家山嘛！」旁邊的同學說，扮個滑稽的鬼臉。我即刻會意的笑了。原來我們的好响導妙想天開，帶領我們大夥兒蹣跚躡足，穿遍陰暗的叢叢，目的是搜尋愛侶的情影，竊聽喁喁的情話，真是「缺德」。而想驚破他人美夢的我們，也算够倒楣，甜美的情話沒採訪到半句，反而險些被溝渠絆倒，唉，天眼昭昭，這該是不懷好意的人應得的苦頭吧？當汽車在揮別聲中向歸途開去的時候，瓜拉比勞和我們短促的緣份已盡了，我心裏有一份戀情，不禁仰頭觀看電綫上憩息着的燕羣，夢囈似的說：「暫別了，小英雄，明天讓我們在波德申响亮的浪聲中，依着水松欣賞你穿雲凌空的迴旋舞！」





## 大塊假我以文章

### · 流 流 ·

#### (一) 爬山

與人到市郊爬山，走到了半山，便在一棵不知名的大樹歇腳。

山風吹動山中樹海，樹聲如海濤，遠看樹海上陽光蕩漾，壯闊無涯。擦一下額頭上汗水，有人說：「哈，好！」

這一聲，有力行後的辛苦，也有辛勞後所帶來的愉快。

因為要付出應付的辛勞，所以使人覺得爬山之不易；因為辛勞之後必有收穫，所以又能鼓勵我們繼續前行。

我說，爬山與做學問功夫有相似之處。

懶惰的人，根本不願舉步，山與他固然無緣，而山上的樹濤聲，壯闊似大海，他當然也無法聽到，看到。脆弱的人也不愛爬山，因為仰之彌高，他們沒有耐心，沒有韌性，往往半途而廢。急功近利的人也不愛爬山，他們想一步登天，而不願「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他們希冀付少得多，而不願堅苦深入。爬山必須耐心堅韌，循序漸進，不矜不餒，走向目的。

「從山脚打量山頂，覺得山頂只有兩千尺高；可是現在到了半山，再打量一下山頂，覺得還有兩千尺高。怎麼搞的？」有人這麼說。

「空想不如實踐。實踐才能夠增加認識，體驗甘苦。」有人回答。

「我們已走了一半了吧？」

「行百里者半九十，再走！」

我們終於爬到了山頂。仰望蒼穹，俯瞰大地，又是一番奇景，又多得一份愉快。

「我們終於到達最高峯了！」當然禁不住得意。

「這個山的最高峯，不是天下的最高峯。——山還有一山高，這只是一站。」

「啊？」

「不要輕飄飄的，否則提防跌下去！」

#### (二) 溪流

濯足於溪流，忽然想起了古人一句話：「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溪水汨汨而流，它從我不知道的源頭而來，又從我的身邊流過，再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

但萬流歸海，它是有它最終的目地的。只是到了那時候，它已歸入於浩瀚無邊，這浩瀚無邊中有它的一份，而它却已忘記了它自己了。到了那時候，「有限」已歸入「無盡」。但這不是「有限」的消失，而是「有限」的擴大——我這樣想的時候，同時也想到：一瞬與永恆，個人與全體的

問題。

我在腳邊堆起一小堆石頭，由清瑩的溪水日夜沖洗而潔潤可愛的小石頭。我對自己說，這就

是「現在」。溪水便從小石堆旁邊，迂迴而過，再向更遠的地方流去。如果說下游是「過去」，那末上游就是未來。它們接續不斷的，它們的可貴的意義也就在於連續不斷。日出日落，春秋代序，舊的逝去，新的隨來，因為有逝有來而萬年不滅，因為不舍晝夜而時刻常新。

一碗水中加入一撮泥沙，便立刻混濁；但即使把一盆污垢倒在溪中，不一會便復清了，因為不斷的，無限的清新，無懼於一時的、有限的污垢。

#### (三) 釣

人亦如逝夫！

熱帶地方的樂事之一，是釣魚。

探究起來，這要分三方面說。說在大熱天的釣魚分三方面來說，怕你會說：小題未免大做。可是如果你願意聽，聽完了你或者會相信。

釣魚的樂趣何在呢？

我說：「樂先在於釣而後在於魚，且以炎炎夏天為妙，這就是我所說的三方面。若要再講下去，我還得說，比方釣於河妙呢？還是釣於海妙呢？要說，也真是有得說的。」

如果說釣魚的目地在魚，那何必去釣呢？魚，市場有的是，要大有大，要小有小。而且，拿一張網去捕魚不更容易有收穫嗎？為甚麼要用一線垂綸？

雨季里，風風雨雨，你不大喜歡出門，更不用說把你送到漁舟上了。旱季裏，水太清，水太清則無魚；而且在這些季節，我想你更喜歡在你的手上的是一本書，而不是一枝釣竿。炎炎夏天則不同，因為在暑氣蒸人的時候，最吸引你的就是水，當一竿高舉，銀鱗撥動，甚至弄得你滿身

水花，滿面水花，你是不是反而感覺得爽快呢？

又試想，這情景如果在北國的冬天，會有甚麼味道？



· 碧玉 ·

西班牙式窗前的低訴，  
黃昏花前依喁細語，  
這些所謂愛情底曲調，  
到如今都成過去。

妳——我底愛人，  
丟棄那習俗底束縛吧，  
聽——聽我傾心底細訴！  
不要嚮往那閃爍底星星，  
那皎月、鮮花和彩虹；  
回頭看我們生活的世界。

妳一定不會遺忘  
那人類所走的長遠歷程：  
一日一月、一年又一紀，  
時間永不停歇地過去；  
萬千好夢被時間敲碎，  
人間的悲喜劇無休止地串演……

呵，那情感底波濤  
吞沒了多少風流人物  
克利奧佩屈拉的一雙眼睛  
使凱撒和安東尼都服貼。

我為什麼會苦悶、空虛？  
正寄寓於這謎樣的人生。  
妳不是早已經明白，  
神秘的青春蘊藏着愛情：  
呵，我底愛人請不要——

不要再說「我不會想過」。

我不願把情感埋藏，  
更不想說些杜撰底巧言：  
甜蜜的話語是日曝風霜，  
會使我們底青春枯萎；  
爲什麼妳還要緊掩心扉  
讓我獨自探索這謎樣的人生？

即使西廂彈詞裏的青春情懷，  
紅樓裏的相思血淚，  
那能道得出我的千萬懷念！  
看呵，是什麼將我們圍繞？  
却正是這樣可憐的素描：  
「沒有靈魂，沒有心，只有骸骨的人  
們！」

但——奔騰底情感呵  
激起了我意念底翱翔。  
是妳那天真的言笑，  
是妳那純潔堅貞底心，  
遂使我忘却了人間的醜惡，  
使我有了無比的毅力。

人生的悲哀就是這類寂寞；  
靜寂裏萬不能自憐孤單底心！  
我底愛人呵，請聽我訴說：  
拋棄那腐朽習俗底束縛，  
以我們熾熱底愛來擁抱生命，  
飲人生的蜜釀的甜酒。

海上垂釣，不是在海面上進行，就是在海邊進行。海面空濶，除了風涼之外，別無佳趣。若在海邊，也只能側身於巖礁之間，雖不如在海面上寡味，但也說不上有何深意。

若在江河之上，情味就完全不同。因為江水是流動的，魚舟可停了槳順流而下。一邊垂釣，一邊又可領略兩岸的水色山光。比如在春天的江

上吧，這時候，你在如畫的景色中，又有如詩的情意，試想，會不會一泛忘歸呢？

又假如如在江邊，夏天一樹如傘，你就坐在樹下，臨流垂釣，這種閒適的情緻，不比蹲在陂烈日晒到燙腳的礁石好嗎？

談到釣魚，忽又想到魚。

有人形容得意之情曰：「如魚得水」。又如

有人比喻困難之境，如「涸轍之魚」。如果我們是魚，我們依靠水，水也就是我們所身處的環境。環境好，我們活得快活；愈是海闊天空，我們越自在；所以我們都企望有自由的天地！

身在困難而思得意，若身在涸轍而想江河。水哉！水哉！我不禁有買舟之意！

像一個嫋靜少女，披著夢似的輕紗。欸欸地步到白玉階前，立在明淨月光下。這是我的一個想像。當我看見曇花緩緩地開，當我看見比白絲絹更柔薄的花瓣一點點舒散，當我開始聞到它幽幽的芳香，我就有了這樣的想像。

像一個成熟的婦人，  
潔白的衣袂臨風，  
朵朵微笑代替了言詞，  
更增加她的淡雅從容。

這是我的一個想像。當我看見曇花盡放的時  
候，當我看到花瓣與花蕊間亮着水珠時我覺得  
這是它最好的時光，我就有了這樣的想像。

像天鵝就要入睡，  
正懶懶地埋着自己的白羽；  
像西山頂上的月光，  
帶着略倦的美眸將要歸去。  
這是我的一個想像。當我看見曇花開始收合  
時，當我看見那冰雲似的花瓣有點憔悴，當我看  
到照在花瓣上的月色也帶點憂傷，我就有了這樣  
的想像。

曇花有過最美的一瞬，  
像人有過美妙的時光。  
我沒有看見它衰謝，  
我只記它的潔淨與幽芳！

# 不拿刀的劊子手

·戴文東·

一、  
這是一個八月的午夜，雨下得很大，還夾雜着閃電和響雷。在一條闕無人跡的州際公路上，有一架摩托單車正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在迷濛的雨絲裏疾馳着。坐在車上的那個人，名叫鄧子川，是天道日報的一個外巡記者。他剛才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知道在郊外十五哩的一個市鎮裏，發生了一樁很有新聞價值的案子，可能與油鬼子有關。他問明了地點以後，就趕着去採訪去了。

他在狂雨和逆風裏苦撐着，迎面撲來的雨點使他睜不開眼睛。他感覺到雨水從他後面的帽邊上直灌到背脊上去，把他的半個身子都濕透了。然而他並不在乎，他明白在明天的早報上，將會出現由他報導的獨家新聞。這則新聞，一定會哄動整個城市。而鄧子川的名字，又會比過去更響亮了。

他在雨絲中掙扎了二十五分鐘以後，終於在遠遠的地方看到了幾盞稀落的燈光，知道目的地到了。他把行車的速度減低，向着一條街道開進去。

當街的十多家商店都半開着門，燈光從裏面透出來。在店子外面的行人道上，三三兩兩地站着幾簇

人，正在談論着。

鄧子川在店子的廊簷下停了車，就跑到一堆人的面前，一面脫下雨帽一面問道：「對不起，聽說這裏出現油鬼子，真有這回事嗎？」

「是的，警察剛趕到，現在正在附近的樹林裏搜查逃犯。」一個中年的商店老闆說。

「請問出事的那一家在什麼地方呢？」

商店老闆向着街角上指了指，說道：「你從那街口進去，左面第五家就是了。」

鄧子川從廊簷邊跳進雨絲中，穿過街道，向着那條橫街奔去。他一口氣跑到那間出事的西式樓房的前面，發現有四五個人聚集在那裏，有的躲在屋檐下，有的打着傘子。在一扇半開着的大門邊，站着一個警察。

「我是天道報的記者，我來採訪新聞的。」他把記者証拿出來。警察看了看記者証，便對鄧子川說道：「請你不要過份騷擾她，她需要休息。」

鄧子川進去一看，發覺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坐在一把藤椅上，一隻手扶着椅背，一隻手支着自己的前額。在一邊的沙發上，坐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頰腮邊留下兩

道淚痕。她現在正帶着一種疑惑的表情，眼睜睜地望着剛進來的陌生人。鄧子川明白凡是像這樣的案件，決不能從當事人嘴裏得到什麼資料，便打算在現場上攝取幾幀照片，使新聞更吸引讀者。想着，他便從那件正在滴水的雨衣下面取出一架配着閃光燈的照相機，把鏡頭對準了那個落在愁雲慘霧裏的女人。

「媽媽。」

「小女孩帶點驚惶的聲音叫道。」

那女人正在緩緩地抬起頭來的時候，閃光燈亮了一下。她立刻站起一半身子，驚愕地望着鄧子川。

鄧子川揚了下手，示意她不必慌張。隨後，他走到一間臥房門口，看見裏面的燈亮着，傢具東倒西歪，一個枕頭落在地上。再看進門的地方，還留下了許多濕漉漉的腳印。他知道警察局已經到這裏來調查過，這間房大概就是出事的地點了。於是，他對準了那張被褥凌亂的床，攝了兩幀照片。可是他正要離開的時候，那女人已走到他的身邊，擋住了他的去路說：「你是新聞記者嗎？」

鄧子川是老練的記者，他知道多數的事主都不願意把自己的真相公開在報端，尤其是那些對事主並不光榮的案子。因此，他只能含含糊糊地說道：「沒有什麼，你的照片不會登出來的。」

「不，不，先生，我求求你，千萬不要把這個消息登出來。」那個女人拉着他的手臂，一面搖着蓬亂的頭，一面乞求着。

「你放心吧，我不會把你的照片登出來的，我只是想幫助你找到那個油鬼子而已。」

那女人作出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但依然懇求着說：「我求求你，我落到這個地步已經夠了，再也不要把這件事宣揚出去了。」

「我知道，」鄧子川說：「你能告訴我這案子發生的經過嗎？」那女人起先不肯說，後來大概是想博得對方的同情，終於把案情發生的經過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你能肯定他是個油鬼子嗎？」鄧子川問。

「當時因為天黑，我看不清他的面目，不過他的上身的確沒有穿衣服。」

「他手上拿着武器沒有？」

「他拿着一把巴冷刀。」

「你既然說天黑，何以看得見他拿刀呢？」

這個女人生氣了，她伸出手臂，憤怒地說道：「看，如果他手上沒有刀，怎麼會把我割傷呢？」

鄧子川仔細地看了她的手臂，並且點了點頭。這時，不知甚麼緣故，他下意識地覺得這個女人長得很不錯，有一種說不出的妖媚從她的眼睛，嘴以及整個身子洩露出來。於是，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決定在新聞之外找些新聞，好讓這篇報導更動人一些。

他冒雨跑到街上，要求別人供給一些資料。那些人爲了表示消息靈通，便告訴他這個女人的丈夫是一艘船上的大副，一年難得回家

一次。此外，她曾經嫁過兩次人。其中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還以憤世嫉俗的口吻說了幾句懷話。鄧子川抓住這個機會，又得到一些內幕消息；例如她爲人不大規正，常常同一些男人來往。至於發現油鬼子，是由於她的鄰居想起來看看雞欄是否漏雨的緣故。鄧子川得到這些資料，便匆匆忙忙回報館去寫報導去了。

第二天早上，天道報比平時遲出版半小時，但聯邦新聞版却有一篇四千字的新聞報導，用的是一則聳人聽聞的標題。

美婦人香閨寂寞  
油鬼子乘黑入幕

在新聞裏面，清清楚楚地報導着女事主的姓名，年齡，身份和家庭背景。在提到她的丈夫的時候，還說他是個不常回家的船員。本來女事主美麗與否，是新聞以外的事情，但鄧子川也不忘記形容她的面貌和衣著。因爲用這種方法寫新聞，就會引起若干不正經的讀者的某種聯想。除新聞報導以外，還附着一張照片，其中一張是那女事主的半身像，輪廓描得很清晰。另一張則是那張凌亂的睡床，旁邊用標題說明那就是油鬼子實行強暴的地方。這一樁特殊的新聞報導，使天道的銷路增加了八百多份。

可是，像這樣一則膾炙人口的新聞，也只在茶館酒樓裏供人作一天的談論資料，馬上就煙消雲散了。至於鄧子川，也只出了一天的風

頭。他被總編輯拍了一次帶有獎勵意味的肩膀，又漸漸被冷落了。

這樣大約過了十五天以後的一個晚上，鄧子川收到一封字跡陌生的信，打開來看，才知道是半個月以前那樁強姦案女事主寫來的。這封信的字跡十分潦草，字體一個比一個大。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天道的先生：

一個女人作了一樁強姦案件的事主，已是非常不幸的了。她要應付鄰居的談論，憤世者的嘲笑以及好事者的渲染。自從那個下大雨的晚上以後，我一直在與四周的環境爭鬥；我要應付那許多變不懷好意的眼睛和交頭接耳的私議。我到什麼地方，這種怪現象就在什麼地方出現。先生，我相信他們一定告訴過你，說我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背着丈夫同一些男人來往。如果你有足够的的人生經驗，你或者能想像得到一個丈夫經常不在家裏的女人，是如何苦痛的了。他們會借着各種名義來親近你，假如你拒絕，他們就毀謗你，使社會上的人相信你是個不守婦道的女人。然而，非常不幸，你非但是個人生經驗不足的新聞記者，甚至沒有新聞道德，沒有責任心。當我看到你的那篇報導的時候，我幾乎憤怒得暈過去。我不明白你何以對一個無辜的受害者，竟無半點憫隱之心。你要在報端登出汪美玲的名字，年齡，身世和地址，究竟是爲什麼呢？難道像這

一類的事，只有在汪美玲身上才會發生嗎？你登載我的名字和地址也還罷了，爲什麼還要把我的照片和那張出事的床登出來呢？而且，作爲一個新聞記者，你是罪無可逭地在新聞之外寫了許多文章，暗示我是一個問題很多的女人。在那幾天中，只要我一出現在街上，別人就會按圖索驥來辨認我。然而這還不要緊，只要我的丈夫對我有信心，我還是有勇氣活下去的。那知到了前天晚上，我的丈夫回來了，他是從舊金山運貨物到亞洲來的，趁便回家住幾天。當然，我在見面不久以後就把他離家時所發生的那件事告訴了他，他也毫不以爲忤。然而，當他到街上去跑了一趟回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爲有許多人都用一種嘲笑的目光看他。他回到家裏，忽然覺得自己是被不真的妻子欺騙一般。我勸告他，叫他冷靜一點，不要輕信謠言，但他取出一張報紙來，憤怒地擲在我的面前，說道：「你真會替自己洗刷，請你看這張報紙吧！」我懷着恐懼把那張報紙拾起來一看，發覺就是有你那篇報導的那一張。我同他爭辯，向他解釋這篇報導有許多不真實的地方，記者不是道聽途說，就是照着自己的臆測報導新聞。但他不信我的話，把我推跌在地上，對我說道：「美玲，我一直相信你是堅貞的，所以從不像別的船員那樣同妓女胡鬧。但今後就不同了，我會變得很快，而且不再回到這間房子裏來了。」我跪在他的面前哀求他，

請他信任我，他也完全無動於衷。在這一件事上，他信任記者比妻子多得多。現在，午夜早就過了，他獨自睡在客廳裏，打算明天一早就回到船上去。我覺得一切希望都完了，我將要成爲一個被遺棄的婦人。與其醜態地活下去，還不如一死的好。我死了以後，或者還會在我丈夫的腦海裏留下一個清白的印象。而你，無墨之王，不拿刀的劍子手，但願你能逃得過道義和良心的譴責。汪美玲絕筆。

鄧子川讀完這封信，心裏異常激動，很想跑去阻止這個女人自殺。可是一算日子，已經過了兩天了。這樣，他便把信丟入字紙簍，把它當成一封平常的恐嚇信看待。

#### 四、

四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大約三點四十分左右，天道報的會客室裏來了一個人，指明要會見寫甘榜沙拉那則油鬼子新聞的記者。鄧子川跑到會客室一看，發覺有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人坐在那裏。從他的蓬鬆的頭髮和蒼白的臉色看來，分明是個不大正常的人。鄧子川還沒有請教他姓名之前，那人就站立起來，用怨恨的目光瞪在他的臉上。油鬼子「你就是報導過甘榜沙拉那則油鬼子新聞的記者嗎？」他說。鄧子川還在揣摸他的來意的時候，那個男人已經迅速地轉到他的背後，並且從身邊拔出一把足足有六寸長的發亮的刀子來。鄧子川猛吃一驚，張開兩隻手，向着沙發退避，嘴裏訥訥地說着：「你；你有話不妨說出來。」（下接十五頁）



## 猴子的風波

· 傑倫 ·

在周家後院的那個木架上，一隻灰黑色，短尾巴的猴子，在左蹠右跳，叫上叫下，好像飢餓得厲害似的，發出一串很悲哀的叫聲。牠叫了一陣子，又蹲坐在木架上，一對靈活的鬼眼在東張西望。牠在一個月前，還不是這裏主人的寵兒，牠是後來代替那隻死去的深黑的長尾猴的地位的。

過了一陣子，周家的兩個小寶貝，大的叫大寶，小的叫小寶，他們都聽到了那隻猴子的哀啼聲，知道他們心愛的猴兒餓荒了，便一個拿了幾隻香蕉往後院走。猴子聽到他們的腳步聲，便高興得嘰嘰叫起來。大寶忙把一隻香蕉送到猴兒的掌裏，牠快捷地把香蕉皮剝去了，得意揚揚的喫着，一邊用兩隻靈活的鬼眼，善意地瞪着牠的兩個小主人，好像在感謝牠的主人送東西來給牠喫似的。過了一會，牠把大寶小寶的幾隻香蕉都喫完了，大寶把牠從木架上解了鏈，一邊逗牠玩，一邊對小寶說：

「小寶，你看牠多乖，我還沒有叫牠，牠就跳到我的肩上來，小寶你說牠比死去的小黑怎樣？」

「我說牠比小黑聰明，牠又聽話，又逗人歡喜，大寶你看牠在看我呢，快把牠給我吧！」小寶剛說完，那隻活潑的猴子往前一蹠，便蹠到小寶的左肩上，小寶快活得高聲叫嚷，又把牠從肩

上抱到懷裏，一面用手撫摸着牠，一面對大寶說：

「大寶，你看牠多喜歡我，牠好像不大喜歡你呢，哦，大寶，我們還沒有給牠取個名字呢，我們現在給牠取個名字好嗎？」

「叫牠做『亞短』吧，因為牠的尾巴這樣短。」大寶說。

「好極了，好極了，我們就叫牠『亞短』，快，我們去告訴媽吧！」小寶把着猴兒竄進屋裏去了。

廳上四位太太正在雀戰，周太太和劉太太面對面，她倆好像已經忘掉了一個月前的一場罵戰了。小寶抱着猴子蹦蹦跳跳地走到他母親跟前，大寶也走在後面，小寶很高興的說：

「媽，我和大寶給牠取了個名叫『亞短』，你喜不喜歡？」

周太太正全神灌注著一手青一色的牌，突然看到她兩個孩子亂跑亂跳地走前來，幾乎嚇得她一跳，定神一看，知道是不要緊的事，便似答非答地說：「你們愛叫牠甚麼就甚麼好了。」

「亞短比小黑聰明，牠又喜歡我抱，」小寶在他母親面前撫弄著亞短說。

周太太聽到小寶說小黑（小黑是一個月前死去的猴子）比不上這隻亞短，便頗然勾起她那段與劉太太展開唇槍舌劍的罵戰的事來，她感到很

不舒服，不知是因為羞愧，抑或是憤恨，她睜了對家劉太太一眼，見劉太太若無其事的打着牌，才把不自在的神情給鎮定下來。

就在月前的一天下午，周家的大寶小寶放學回家，他們一進門便把書往桌上一扔，跑呀跳地往後院走去，誰知大寶小寶走到後院那個木架上一看，小黑不知那裏去了，架上只剩下條鏈子，他倆個在院裏找了一遍，連小黑的影子也見不到，急得他倆個亂嚷亂叫：「我們的小黑那裏去了，我們的小黑那裏去了！」

劉周兩位是牆貼牆的鄰居，那時周太太正在劉太太家打着牌，周太太的牌風很不順，一連輸了幾場。肚子裏滿是悶氣，嘴裏嘟嘟囔囔着，「真衰嘅牌，一手索子都和唔出，」正在這時，大寶小寶兩個哭嚷着跑了進來，小寶看見她媽在打牌，便大聲哭道：「媽呀，我們的小黑不見啦，媽你快回去看啊！」

「小鬼，吵甚麼呀，你回去再找找看，我會兒就來。」

「媽，我要你回去找，我要你回去找。」小寶怎樣也不讓她母親打下去。

周太太給孩子吵得心煩死了，那還有心情打牌，乘着滿腹悶氣沒處消，便把牌一推，站起來說：「我不打了，輸多少等會再算吧！」

劉太太見周太太生氣，大家都不敢出聲。周太太給兩個孩子連牽帶拉的弄回去，一徑往後院走去，一看那個木架上，便知道小黑果然掙脫了鏈。她在院子裏找了一遍，才在一株玫瑰花樹底下見着了小黑，但小黑已經僵死好久了。周太太拿起死硬的小黑，檢驗了一番，她似乎找出小黑的死因來：

「哎呀，是狗咬死的呀，你看小黑的頸子還有兩隻深深的齒印呢！」

「一定是劉太太的亞黃咬死的，一定是劉太太的亞黃咬死我們的小黑。」大寶小寶都斬釘截鐵地說。

周太太也知道劉家有一隻很兇的狼狗，有一回小黑跳下地來，也差點沒給牠咬死，這次小黑的死，她也肯定是劉太太的狗咬死的了。周太太怒氣沖沖地一手提起僵硬的小黑，一邊嘴裏嚷道：

「劉嫂子，你家的亞黃咬死我們小黑了，劉嫂子，你過來看吧！」

劉太太也聽見周太太大聲說她的狗咬死了她的狗，但她很不滿周太太一口咬定是她的狗咬死的，好像受了冤曲似的回答說：

「周嫂子，你沒看到我的狗咬，你怎麼敢斷定是我的狗咬的呢？」

「還有不是的，這里左鄰右舍，都沒養狗，只有你那條死狗，還說不是你的死狗咬死的呢！」周太太似乎更氣憤了。

「你死啦，你怎麼亂罵人家的死，你的就活啦，你今後的甚麼死雞死鴨都死了，都賴我的狗咬死的吧！」

「臭爛貨，死潑辣貨，你不要逞蠻不講理，我就說是你的死狗咬死的，你敢跟我斬雞頭麼？」

周太太愈說愈劇烈，簡直成了詛咒了。

這時大寶小寶見他們的媽和人家吵得不可開交，也都嚎啕大哭了。

「你不臭，你×好香，你才蠻不講理，你要上玻璃廳，要斬雞頭，我劉家都不怕你，你儘管來吧！」劉太太也不甘示弱，那還顧得甚麼禮義廉恥呢？於是劉周兩人鬧得震天價響，難分難解了。

「就跟你死臭貨，死潑婦斬雞頭，我今天跟臭爛貨你勢不兩立！」

「誰要跟你這個臭婊子，臭爛×做朋友，要斬雞頭就和你斬雞頭，你拿雞來吧！我還怕你臭婊子不成。」

這場驟然掀起的罵戰，却驚動了左鄰右居，亞八嫂，亞狗婆都出來調停，經過一番努力和勸解，才得息事寧人。

從此，劉周便結了冤仇似的，只要有點小磨擦，便又會鬧得滿城風雨了。

但出人意料之外，過了不久，劉太太却不知打那裏弄來隻短尾猴，叫她兩個孩子抱去給周家的大寶小寶，還向他們賠了個不是。後來周太太在過節時，也叫大寶小寶送去兩樽酒和一隻雞，也向劉太太的孩子賠了不是。這樣，周劉的前仇舊恨，也就烟消雲散，化為烏有了。

× × ×

## 懷念

薩那隆

母親：

當太陽還未起身的時候，我推開窗，凝望着隔海的遠山出神。天空是一派朦朧的微藍色；大海被薄薄的晨霧輕繞。遠遠的羣山，隱隱約約的，彷彿不願別的事物去驚動它的好夢。我浴在柔和的晨風裏，睡意全消了。我凝望着遠方水天連接的地平綫，望着，望着，恍惚看見你正與父親合力把漁網一網一網的從浮腳屋的棚上拖落船裏。之後，你又把早已備好的咖啡、早餐送下船；於是，你目送父親與他的伙伴們，向大海盡頭進發！回頭，你一瞥正甜睡着的弟妹們，便繼續你繁重的工作……

在浩瀚的大海上，一葉飽滿的白帆，在海鷗們的呼嘯中緩慢地行駛着。不久，白色的帆被染上金黃，海也掀起更大的浪，在陽光下閃爍，如朵朵翕動的菊花。茫茫的大海中，就只一隻孤零零的小船；船的一頭蕩，便縮短一些希望；偶爾魚羣躍出水面，為嚴寒的空間帶來春意！海上，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憂傷，也有快樂；有被接納的祈禱，也有無限的悵惘……

母親，你此刻該已預備好了午餐吧？父親的船已經回來了，

帶來的是歡笑？是惆悵？

六月，旱季降臨這長綠的島，但此際，窗外的風和雨正奏着夜的進行曲，星月不知逃到那兒去，椰樹搖曳着大葉子，美人蕉瑟縮在牆腳邊。太陽燈下，一室溫暖，我舒服地躺在被窩裏，翻看着一本世界名曲；當我輕輕哼完「家，甜蜜的家」後，母親，咫尺天涯，你不正駝着背在煤油燈下出神地補着漁網？那沉重的，一梭復一梭，象徵時間的腳步，那網上一個個的破洞，告訴你鯊魚的兇猛……

母親，我們同住一個世界，為甚麼生活在兩個迥然不同的季節裏？你體會的是秋之將逝，我沉醉在春的清歌裏。你看的是落葉，我嗅的是鮮花。你那裏盡是禿的枝桠，我已看膩蔥蘢的綠意！母親，回應我，時間豈永恆？那一片浮游過天空的白雲，那一朵鮮麗的胡姬花，那一隻受罪的小蝸牛！這一切豈也可戀？死的鐵門，敢情已是永久緊閉，不再啓開？母親，我期望我們在天國的大團圓，重得你的慈愛如主。

此刻，飽看了春花似錦，我豈忘情於蚯蚓的辛勤？醉飲椰漿如瓊，我卻辜負前人的功勞？種瓜得瓜，撒開你的期待與我的想望，母親，我仍得把它說上千萬遍！

我們屋後那一棵茂盛的老樹上寄生的野胡姬，現在該已長出小的淡簇簇白花吧？母親，你可會嗅到牠那芬馥的香味？

# 磨頂放踵的三日

## 為本校售義演券而作

· 漪 漣 ·

五月廿五日 星期三

上早操時，黃先生報告了一則令人興奮的消息：「麗虹閩劇團，這次趁着受聘來本地，在昭惠廟演酬神戲之便，特於五月廿六日及廿七日義演兩晚，全部收入獻充本校建校之用。所以學校當局爲了推銷義演票券，特派下列同學去負責……。」

天啊！我沒聽錯吧，第一個名字就是我的。我當時竟快樂到滿眶熱淚！是的，我委實太激動了，你叫我怎樣說才對呢？我時時刻刻都抱着爲大衆服務的心情，如今居然有爲學校盡點力量的一個好機會，我怎能不高興得叫起來呢？爲了學校，爲了同學，縱然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啊！

接下來的幾節課我都沒心聽講，我只盼望快點下課。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放學的鐘聲終於響遍整間學校。

下午兩點鐘，所有被派的同學都來學校集合。一共分成三組，每組到不同的市郊工作，街上則由董事部負責。我被分派到 Talang 的一區去。

兩點一刻，我們一組十個人，浩浩蕩蕩由學校出發。領隊的許同學告訴我們第一個目標是裕成樹膠公司，然後往同頭兜銷，直至返抵學校爲止。

居住在 Talang 鄉區一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福建人，湊巧所

另派蔡、梁、黃等幾位，一同去瑞倫新村。

今晚是麗虹閩劇團爲本校義演的第一晚，我們這些售票員必須在晚上七點鐘到場做招待，同時管理收門票的工作。因爲怕時間不充足，第四節下課後，黃先生便載我們去瑞倫。

一行人當中，許、梁、黃的家都在瑞倫，吳以前也在那兒住過一個時期，不用說他們對於當地的情形十分熟悉，而免了許多麻煩。

抵達目的地後，在許同學的店裏休息片刻，又將票數重算一次，然後又出來兜售。首先我們是在街上賣，瑞倫的市街小得可憐，只有二三十間店鋪，但也化去半小時。

繼而由許同學帶路，往村落方面去。我們來得太不是時候了，大多數村民都出外勞作未返，家裏只有小孩，有時門口還守着惡犬，使得我們不能不避三舍！

鄉村的人雖不富有，但都很熱心，聽說是爲學校而來的，都慷慨的或多或少幫幫忙，有幾位還特別向鄰居借了錢來買我們的券，這是令我們沒齒難忘的！

約莫五點多鐘，我們還未走完全村，票已沒有了。因晚上有工作，不宜久留，於是便回江沙。

到了江沙，我們在「悅來茶室」用點心，剛好遇見另一組的同學回來，他們看見我們在茶室裏也，毫不客氣的闖進來。

吃、喝正是年青人最感快樂的事，這時候，同學們個個放鬆褲帶

，儘量吃他們所喜歡的東西，隔桌有幾位還「飛象過河」，把我們桌上的食物搬到他們桌上呢！

晚上七點鐘，全部工作人員約三十人，都集合於第一小學；七點一刻便開始去昭惠廟。我們這一隊人浩浩蕩蕩的，在途中吸引不少行人駐足觀望。

到達昭惠廟，只見萬頭攢動，燈燭輝煌，好不熱鬧。把工作分配完畢後，同學們便各自去擔任他們的任務。

今晚的觀衆相當擁擠，不但席無虛設，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工作之暇，我們這一批招待員倒變成了觀衆哩！

十時左右，黃先生說我們辛苦了一天，明天又要上課，所以應該早點回家休息，這兒的事有他及數位先生管理就可以了。其實我們有戲看，已把疲勞忘得一乾二淨，不過黃先生既然如此說，我們也只好「班師凱旋」了！

五月廿七日 星期五

今天是麗虹閩劇團爲本校義演的最後一晚，幾組同學都相繼轉移陣地，到離江沙不遠的小地方去。

當黃先生報告許、黃、韓、蔡和我要去萬濃售券的消息時，他特別把蔡同學和我讚賞一番。他說我們這二位女生，兩天來的工作情形神上的愉快！這三天，是我生命史上最有意義、最難忘的一頁。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三天，因爲它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裏。我祝福、我默禱，願以後更有這種日子來臨！

表現得十分好；我是多麼不好意思呀！當同學們把眼光投到我身上來的時候！

本來我們擬於第二節下課後便出發，然而領隊的許同學不贊成，於是惟有像昨天一樣，上完第四節才起程。

萬濃距江沙有十五英里路程，乘巴士約需四十分鐘，我們要到十二點半才搭上一輛開往萬濃的巴士。

最後一輛從萬濃回江沙的巴士則在傍晚六點，所以如果我們要在這幾個小時內把票售罄恐怕不可能，不過我們將盡最大的力量為之。

抵達萬濃後，在黃同學的家喝了一點冰水，就馬上出來。為了爭取時間，我們連走帶跑，把市區跑完了，再到鄉村地方。誰知這時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來，起初我們還冒雨工作，後來雨越下越大，逼得我們折返黃同學的家裏，每人撐一把雨傘再出來。

鄉村的路十分崎嶇難行，而且又是黃泥小徑，既滑又斜，我們撐着雨傘，隨時都有滑倒的可能。這時真正難為了我們，尤其是蔡和我們的衣服都濕透了，鞋子也沾滿黃泥！

路雖是這樣崎嶇，氣候雖是這樣的惡劣，但我們絲毫不畏縮，我們反而勇氣百倍，很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進。

這一行雨傘隊伍走完一個村落後，便雨過天晴，我們的心亦跟着頓時開朗，不過由於這場雨，已經

阻礙了不少時間。

接着我們匆忙轉到另一地區去，當經過地方議會時，遇見羅先生。羅先生以前也在校唸過書，此次是為母校而來，不但出錢幫忙，還特地隨着我們去兜售戲票，使我們感謝不已。

行行重行行，我們的腳痛極了，更令人噴飯的是我那雙老爺鞋，經三天的奔走後，現在竟洞穿了！

許悄悄地對我說，他的胸口有點不舒服，大概是費口舌太多了。我聽了暗暗替他擔心。誠然，這三天來許的確是最賣力的一位。無論到什麼地方，對待任何人，他都是那樣的謙遜，那樣的詳細將此行的目的告訴人們知道。這種為學校服務的精神，是應該得到表揚的。

啊！不知不覺已經是五點三刻了！距離巴士開行只有十五分鐘了，可是票券猶剩下十餘張。為了保持前兩天的紀錄，我們一定要將它們賣完才安心。於是羅和韓、黃和蔡、許和我分為三批，各自拿了票去找熱心的人士幫忙，如今我們簡直是與時間競賽了！

唉！還差五分鐘就六點了，票也剩下最後兩張，我們急得似熱鍋上的螞蟻。多計的黃連忙飛奔到一間商店去，少頃，只見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回來！

「唉！謝謝天！我們的任務終於完成了！」我深深地嘆口氣說道。

這時，巴士從遠處疾馳而來，猶抱着緊張心情的我們於是告別了

萬濃！

在車上，我們疲憊得有如死人，毫無疑問，今天是備歷艱辛的一天，但同時也是三天來成績最優異的一天，這是唯一值得我們欣慰的。

巴士抵達江沙時，已是七點鐘左右，我們立刻奔往學校去，然而黃先生已等不及我們去昭惠廟。草率整理一番，我們踏着腳車，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戲場。儘管我們如何快，還是比規定的時間遲了半句鐘，我們心裏是多麼不安啊！

同學們見面時，彼此就問起售票的情況，當他們知悉我們今天的成績是打破任何一組三天來的紀錄時，都訝異不已！

今晚有拍賣金牌的一幕，為了要明瞭當時的詳細情形，同學們提

議Buna Night。黃先生見我們遲遲未歸，就來催了幾趟，我們都藉口說要看完拍賣金牌才回，縱使明天在課堂上「釣魚」（瞌睡）也沒關係。

深夜十二點半我們才「班師」。在謐靜的途中，我把自已遠遠拋在同學們的後面。

今晚的月色特別幽美，銀色的月光灑在大地上，猶如鋪了一層薄的白霜。對着這美好的景緻，我不禁想起這三天為學校售票義演票券的事來。

白天為了售票，我們犧牲了幾節課，晚上又去做招待，課本未曾動過；奔走得腳都痛了，鞋子也破了，身體也疲乏極了，我們自己得到些什麼呢？啊！那就是金錢所買不到的精神上的愉快！不錯，是精

#### （上接第十頁）

「我沒有話對你說，」那人說：「被你誣蔑的那個女人——我的妻子——已經在今天早上埋在泥土裏了。法律既然對新聞記者殺人如此寬大，那就只好由我來執法了。」

鄧子川正想去按放在牆腳邊的一把靠背椅子的時候，那把閃亮的刀子已經插入他的左腿。他大叫一聲，向着一邊躲，但第二下又插中了臀部。他發着抖，冒着汗，將身子緊貼在牆上，哀求對方憐憫他。

「你用不着哀求，我只刺你三次，一刀也不多，一刀也不少。」

那人說完這句話，又在鄧子川的左臂上刺了一刀。隨後，鄧子川順着牆壁蹲了下去，好像洩了氣的橡皮人似的。

「從現在起，你已學會新聞道德是什麼東西了！我此刻到警察局去自首去，接受公正的裁判。」那人說完這幾句話，就拿着刀子，踏着凌亂的步子，向着大門外走去。

鄧子川在牆角裏呻吟着，粗大的汗粒冒在他的額上。幾個同事匆匆忙忙跑進來，把他抬到醫院裏急救去了。

× × × ×





與



· 丘 華 ·

這是今年初的事。有一天下午，當我正在做功課的時候，窗下有一群小孩喧嘩起來。那嘈雜的聲音，使我不能不站起來，隔着一張書桌，將頭伸出窗外，看見那群小孩正在逗弄着一隻小黃狗。小黃狗跳呀跳地想要咬着那根撩弄牠的草繩。當我看到這種情形時，我發覺有一位陌生面孔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大約有七歲的樣子，穿着衣與裙連在一起的淺青色西裝，腰間束着的寬帶子，在背後打了一個蝴蝶結，當她跳動時，那「蝴蝶」的兩片翅膀在搖幌着。她的頭髮不很長，用一條粉紅色的布帶子束在腦後，末端有些捲曲。她的臉長得很美，潔白的瓜子型臉，下巴尖尖的，細而彎的黑眉毛下面襯着一對烏黑的大眸子。當她笑時，嘻開着小嘴，露出一排不很密，但很整齊的雪白小牙，頰上且呈現着兩個嬌美的笑渦。我在猜測着：她是那家的孩子，該是新搬來的吧！看她的舉止，她的裝束，她該有一個相當好的家庭吧？

當天傍晚，吃過晚飯之後，我終於在鄰居婦女們的閒談中，証實了我的猜測與事實恰恰相反。她們一家人，是在前一天下午搬到斜對面的一間亞答屋居住的。她們一家只有兩個人——她和她的母親。據說母親是一個下等妓女。因她媽媽不常在家，這小姑娘是托房東的老媽子照顧。那老媽子聽說和她有些親戚關係。第二天清早，我正準備上學時，就遇着了這個女人，她當時正從外面回來。要不是鄰人告訴

我，我萬萬不會相信她幹的是別人所說的那種卑賤職業。她大概四十多歲，臃腫的身體，暗褐的皮膚。自從我認得了這兩母女之後，我心中委實有點不舒服。於是，對於她倆，我自然而然地特別注意。

鄰居們對她們的閒話實在太多了，太刻薄了，尤其是幾個婦女集聚在一處時，總是喋喋不休地談着那所謂「臭爛貨」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我放學後匆匆趕回家中，因為天氣炎熱，又加上白鐵片蓋頂的低矮屋面，更顯得悶熱，滿身冒汗，真有些吃不消。這時，那位小姑娘正跟鄰家小孩們在遊戲。

「喂，小姑娘，妳爸爸叫什麼名字？」與我同屋租房的某嬌笑嘻嘻地問她。

「她爸爸嘛，叫「百家姓」呀！」坐在某嬌旁邊的一位婦人譏諷地代為回答。

「長得真漂亮！再過十年，妳媽媽就安樂囉！有一位這麼美麗的承繼人……」

「……」我不忍再聽下去了。熱上加火，我真想替她抱不平，將這些沒有人性的長舌婦痛罵一頓；但是，我沒有那麼做，我的理智還清醒，我知道如果我那樣做會有怎樣的後果。我只碎的一聲把房門碰上，將自己關在火爐似的房中。一個月後的假期轉眼間便過去了。當我由家中回來這兒時，她們母女倆已搬走了。由鄰人口中

我得知她從了良。但是，經過了大約一個月，她們又突然搬回來了。於是，左鄰右舍的閒談資料更多了。據說她跟的那個人，是一個窮農夫，剛死了太太，家中有成十個孩子須她照料，她吃不

了那苦頭，便又分散了。

「這種人怎能做賢妻良母！」

「野雞怎麼也養不馴的！」

「真的那麼傻嗎！神仙似的生活不過，而去替人料理孩子？」

人們都認為她是一個自甘墮落的女性；然而，從那小姑娘消瘦和憂鬱臉上看來，我是不會有這種想法的。

再過了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下午，我剛放學回來，同屋住的小寶便迎上來，結結巴巴地對我說：「走了……走了……走了……」

「誰走了？」我有點驚奇地問他。

「那個呀，那個壞女人走了……了。」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寫下了我所能知道的有關她們母女倆的一點瑣碎的事。從那天起，我再也看不到那天真活潑的美麗小姑娘了！

夜 雨

陳 惺

像鋼琴師靈活的手指，  
在屋脊彈奏蕭邦的「夜曲」。

如瘋婦的嗚咽，  
低訴淒涼的身世。

我的心遂如平靜的湖水，  
泛起了寂寞的漣漪。

# 第一課

·馬漢·

當第一道陽光射進我那個窗口朝東面的臥室時，我已經坐在梳妝台前整理頭髮了。

我在臉上抹上薄薄的一層面膏，然後站立起來，對着鏡子渾身上下仔細端詳着：鏡子裡出現的是一個穿着白色護士制服的女孩子，剪得短短的頭髮和那臉蛋正好相配，沒抹上胭脂的臉兒顯得更純潔。「那就是我——王丹妮嗎？」我不禁有些懷疑。因為在過去，當我對着鏡子整理衣裳時，出現在鏡子裏的，却是一個穿着貼身的「揚技」裝的女孩子呀！我對現在的裝扮感到很滿意，因為從今天起，我再也不是個飛女，而是一個「為病人服務」的「白衣天使」了！

這個早上真是太可愛了！街上一片清新，沒有嘈雜的聲音。小鳥在藍天下飛翔着，輕風吹拂着我的頭髮，從我的衣領邊擦過。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早晨是這麼可愛的！因為自從輟學六個月來，我從未曾記得這麼早過！

到了藥房，看門的孟加里佬正在打開櫥窗，看見我下了腳車，操着不純的英語說道：

「早到一個鐘頭呢！」

我回他一聲「早安，自豪地笑一笑。」

一股濃郁的酒精和葯味沖進我的鼻子。可是我一點也不介意，因為從今天起我每天要在這些氣息中生活了。

翻了幾本擱在桌子上的畫報，還沒有人來。我順手拿起一枝雞毛帚，在桌子椅子上掃着，一邊沉醉在回想的境界裏。

我可以說是同班的同學中最幸運的一個了。去年，我在一家私人英文中學唸初三，本來打算在今年考師訓學院的，可是我的初級文憑

考試落了第，非但不能考學校，連升級的機會也失去了。就這樣，我便輟學了。

在家裏休息了將近六個月，剛好爸爸的朋友羅醫生的藥房缺少一個護士，他知道我賦閒在家，便向爸爸提議讓我出來試試。在社會上充滿失業的九號生的今天，我能够獲得這麼一份合乎理想的工作，怎能不說是幸運呢！想到這裏，我禁不住哼起史特耐斯的「春之聲」來，拿着一把雞毛帚在「候診室」中踏着「華爾滋」的步伐舞了起來！

× × ×

密斯沈是第二個到藥房來的，接着配葯師和收銀員也來了。等到「候診室」的長凳上坐滿了病人時，羅醫生的汽車才到門口——這時牆上的掛鐘已是九點四十二分。

這時，病人鼓噪起來。從他們雜亂的談話聲中，我聽到了兩三句怨聲：「到現在才來！要是我有急症早就完蛋啦！」「哎喲，人家是落奪嘛，落奪那裏會起得那麼早？」但是這些埋怨聲畢竟很微小，「落奪」不會聽到。

醫生走近診病室後足足有二十分鐘，診病的工作才開始。

這幾個病人都是貧苦人，這一點我可以從他們的衣著看出來。他們患的病有的是頭痛，正斜倚在牆角，托着頭在呻吟；有的是腳上生了幾粒又大又腫的瘡，瘡口邊掛着一條條的膿血，真叫我看了作嘔；還有一個年青的媽媽，抱着一個

不滿週歲的孩子，那孩子偎依在她懷裏，用一條沙龍布包着。那個做媽媽的瞪着眼發呆。

我和密斯沈扶着病人進診室去，老實說，當我在扶着病人的時候，我盡量停止呼吸，我不僅害怕受到病菌傳染，就是他們身上的氣味，也叫我够受了。

那個年青的媽媽被叫進了診室，我也跟着進去，給醫生傳遞診器。

我走進診室時，醫生正在洗手。年青的媽媽顫抖着把孩子抱起，在一張指定的椅子上坐下來。

「什麼病？」醫生依舊在洗他的手，頭也不回地問道。

「那，……不知道，」那年青的媽媽用口吃而顫動的聲音回答：「他大概是驚風了，奶也不吃，老是哭，哭……」說到這裏，我瞥見她的眼眶裏對着玻璃窗的陽光，正在閃着眼淚。

醫生看孩子手上的虎口，翻他的眼皮，按他的小肚子。孩子這時大約是驚惶加上痛楚哭了起來，但是哭聲非常低微。年青的媽媽一邊撫摸着孩子，一邊瞪大了疑問的雙眼在醫生的臉上找尋答案。

「嗯，這孩子患病有多久了？」

「醫生毫不在意地問。」

「大約前天就不肯吃奶了……」

「前天？」醫生叫了起來，眼睛睜得像一對發了怒的牛眼：「你瘋了嗎？孩子得了小兒麻疹症，怎麼不早點抱來診呢？」

「什麼病？」年青的媽媽顯然慌張了：「醫生，你能不能……？」

「太遲了！」醫生像個無情的法官，給孩子判了死刑。

「啊？……」醫生，我求求你，他是我的命，我的肉呀……」

「年青的媽媽歇斯底里地哭着說，手中的孩子也微微地在抽搐。」

「我先給他打支針看——不過，希望不大。」

醫生一邊給小孩打針，一邊用怪異的口氣對那年青的母親說道：

「你們真把小孩子的生命當玩笑！小兒麻痺症是急症，你難道這點還不知道嗎！」

「啊，我……我……」年青的媽媽仍在哭泣：「我不是不懂，孩子的爸到外坡做工，家裏沒有錢。」

看一次醫生，最少也要十幾二十塊……」

醫生不高興地瞟了她一眼，說道：「你們就是愛省錢，不顧小孩子的生命！」

我把那個哭得幾乎暈過去的年青媽媽扶出診室時，她仍喃喃地對我說：「小姐，不是我要省錢，實在是家裏窮……」

× × ×

上午診病時間到十二點正。雖然還有兩個病人沒有看完，但醫生可非常「守時」，他吩咐我們叫他們下午再來。就坐上他的大汽車走了。

下午兩點以後再繼續診病，但

病人不多。這時，藥房裏顯得特別冷靜。密斯沈和配藥師正在談論電影，收賬員在修指甲，我却坐在沙發上休息。給那些病人吵了一整個上午，也够累了。

電話鈴子響起來，配藥師懶洋洋地抓起電話筒，問答了幾句。回過頭來對我說：「密斯王，請你告訴羅醫生，林壽財家裏來電話，林太太舊病復發，請他快點去。」

我把話告訴醫生。他連聲說：「好，好，我馬上就去。」我想，這一定是急診了。

醫生把應用的工具放在一個手提袋中，對我說道：「密斯王，你也是一道去幫幫忙吧！」

「我？」我懷疑地問：「我能勝任嗎？」

醫生連聲說道：「Sure, Sure！」把手搭在我肩上。於是我就跟着他走進了那輛大型汽車。

一路上，我的心在急速的跳動，神經一直沒有安寧過。因為我在想：像這樣緊張的急診，我能做些甚麼呢？

車子直向郊外開去，然後駛進了一間大洋房的圍牆。

傭人把我們帶進了屋子。走盡了彎彎曲曲的新式樓梯，被領進了一間華麗的臥室。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病人是一個滿臉紅光的胖婆。

她正斜靠在一張有膠褥的床上，傍邊有一個少女在跟她搥腿。

「哈囉，密色士林，你又不舒服了嗎？」醫生一進門就急急忙忙地問了一句，然後把手提袋擱在床

邊的桌上，自己拉了張椅子坐下。「哎，還不是老毛病？」那胖婆撒嬌地作狀，那模樣真叫我看了作嘔：「頭有點昏，心頭很悶，肚子也怪不舒服的。」

「沒關係，待我來給你診治吧！」醫生溫文地說着，拿起了聽診器，往肥婆胸前按上。一邊在聽，一邊對她說：「密色士林，妳一定又跟密士特林嘔氣了，是不？」

「哎，別提了！」那個依舊柔聲柔氣地回答：「他呀，在外頭搞了一個舞女，讓我查了出來，他還不認賬，說我誣詔他！哎，真氣死我了！」

「對了，」醫生像找出病因一樣，興奮地叫了起來：「就是你生了太大的氣才有病的。」

「哼，他呀，就祇怕不把我給活活氣死了！氣死了，他才自由囉！」

醫生和「病人」有說有笑的，就像聊天一樣。而我呢，卻呆板地站在一邊，簡直把我忘了。

「啊，這位密斯是新來的嗎？」那肥婆忽然發現了我的存在，問道。

「是的，」醫生給我們介紹着說：「這是密色士林，這是密斯王！」

我彎一彎腰，作禮貌上的回答。醫生把診聽器收了起來，對「病人」說道：

「密色士林，放心，你的病很輕的，我給你打支針和幾片藥片就可治好的。」

「謝謝你！」那個似乎安心了，知道不會死亡。

醫生忙了一陣，打了針，又拿出一小瓶藥片，遞給了「病人」，說道：「這藥片每餐過後吃兩片，記得用冷開水送下。假如還有不舒服的話，隨時打電話叫我好了。」

「謝謝你啊！」那個高興地說道：「賬嘛你開單同他收好了。」

「O.K！」

醫生又和「病人」閒聊了一會，我們生出來了。

車上，我奇怪地問醫生道：「羅醫生，密色士林看來可沒有什麼病嗎？」

「Of Course！會吃會笑，怎麼能說有病呢？」醫生打着哈哈回答。

「那麼你又給他打針和藥片？」我更不明白了。

「這叫做心理治療。」醫生說道：「告訴妳也沒關係，反正妳像我的姪女一樣。剛才我給她注射了三十C.C.的葡萄糖；至於那瓶藥片嗎，是吃消化的蘇打片啊！」

「可以治好的。」

「謝謝你！」那個似乎安心了，知道不會死亡。

醫生忙了一陣，打了針，又拿出一小瓶藥片，遞給了「病人」，說道：「這藥片每餐過後吃兩片，記得用冷開水送下。假如還有不舒服的話，隨時打電話叫我好了。」

「謝謝你啊！」那個高興地說道：「賬嘛你開單同他收好了。」

「O.K！」

醫生又和「病人」閒聊了一會，我們生出來了。

車上，我奇怪地問醫生道：「羅醫生，密色士林看來可沒有什麼病嗎？」

「Of Course！會吃會笑，怎麼能說有病呢？」醫生打着哈哈回答。

「那麼你又給他打針和藥片？」我更不明白了。

「這叫做心理治療。」醫生說道：「告訴妳也沒關係，反正妳像我的姪女一樣。剛才我給她注射了三十C.C.的葡萄糖；至於那瓶藥片嗎，是吃消化的蘇打片啊！」

「你知道，」醫生繼續說道，很得意：「有些閒着沒事的人常常會感到有病。實際上也對，憑我的經驗，有錢人家的消化器官總是有毛病的，給他們蘇打片正好適合！」

我忽然覺得我懂得太多了，雖然這才是我的「第一課」！

# 舊夢讀影錄

· 天遙蕭 ·

## 小序

翻檢留港日記，時作時輟，然其瑣細處，連看電影這開課，也常作評述，雖走筆粗記，略略，悟入不深，而今天披卷漫閱，將近十年的印象，尙歷歷如新，間有當時心聲的反映，則又興恍如隔世之感也。其時也常替報章寫影評，日記僅記其目，剪存的評稿又於搬家時遺失，僅推薦「情深遺恨」及「夢黛小姐」觀後記二篇，乃自日記抄出的，今其稿也賴日記而存在。拙劣的短文，如果全部保存，並不足愛；只餘一點點，便對這一點點頗感帶自珍。

南來後，一面以課務太繁，一面為炎荒氣候所侵蝕，七年中或作日記，而一曝十寒；電影看的比香港還多，而過眼輒如雲煙，現在檢視舊業，固然也不像東西，而精勤自愧不如往昔了。

在港時，九龍有家景星戲院，專演著名舊影片，好像陳年老酒，越陳越香，梁寒操香港竹枝詞有云：

「好書不厭百回看，舊片還多愛看人，都說景星心計巧，許多舊劇又翻新。」這個戲院為友人何靈修兄所主持，我便常常是他的免費座上客，也間為他們戲院開映的電影做批評介紹的工作。此刻抄摘舊日記中評述電影部分，以饗讀者，而毫無明日黃花之感，這便是靈修兄經營戲院手法的暗示。所不同的，是景星選片甚精，所謂「好書不厭百回看」，我則好片看，壞片也看，幸虧還能够亮着眼睛，好的說它好，壞的說它壞，也許讀者還肯一顧的，是「舊片還多愛看人」吧。借梁先生的作品斷章取義，以一逞我所欲說，罪過！罪過！

謹頌所集鈔者為舊夢讀影錄。

庚子初夏記於板城食風樓

羅密歐與朱麗葉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九日

這是莎翁的名著，家喻戶曉，十多年前已讀過本劇譯本，及莎氏樂府本事譯本，這片子是老的，惟今天第一次欣賞。莎翁此劇，纏綿悱惻，感人肺腑，較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為深。其在今日我看來，尤有新境界，今日的兩大集團在朝鮮火併，暫告一段落，正在開城進行停火談判的時候，恰巧看到本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兩個世仇的巨族中一對真情熱愛的男女，他們都是族長的兒女，不幸他們的情愛日篤，却配合兩族的仇恨也日加劇。種種矛盾構成最後的悲劇，雙雙殉情而死，但這一死却使兩族翻然悔悟，洗淨血手，盡棄前嫌，大家和平相處下去。之發抖

以本劇與韓戰和談對看，和談縱然一波三折，人類的一點真愛總具有感動的力量，人類儘管膚色不同，信仰不同，國籍不同，但流着同樣是鮮紅的血。情感不僅可以相通，而且可以相協相處的。我很希望這次韓戰中的慘巨犧牲，當做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犧牲看，（雖然南北韓流的是同胞兄弟之血，不是癡男怨女之血）那麼，這一齣大悲劇演後，兩大集團的兩隻巨大的血手會為

，收斂，和平再現，用來補償觀眾們悲傷情緒的損失。在歸途中，我這麼幻想。

## 傲慢與偏見

八月十日

今晚看了「傲慢與偏見」，確是好戲。寫一雙貴族紳士與一對蓬門碧玉的戀愛，男的對塞微出身的對方，既戀之又擺着傳統的傲慢態度；女的也熱烈地愛戀着男的，而不堪那種傲慢的侮辱，因而對對方懷着歧視的偏見。雙方方面的戀愛在矛盾中很曲折地加熱。常常內熱外冷，常常似辣實甜，常常被擱在不即不離的境界中，但經過了曲折而細膩的故事的行進，在真情熱愛裡，各方面的傲慢與偏見盡消除，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齣戲，以現代人來看，它的中心意識是需要批判地接受的。這且撇開不談，因為它演的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不過我以為這齣戲與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比較，「羅密歐與朱麗葉」昭示着：「愛情的境界裏是沒有族類的界限，沒有血債與仇怨。」而本劇則昭示着：「在情愛中，沒有閥閱的界限，沒有傲慢與偏見。」異曲同工！溫莎公爵的「不愛江山愛美人」把王位丟了，與辛浦森夫人結婚，正是一齣現實的好戲。我又覺得，現在整個世界在兩個主義，兩個政體，兩種生活中對立，矛盾日深，鬥爭日烈，情勢日緊，大戰如箭在弦，雙方面也在準備戰爭，韓戰這個試驗仗雖已談和，而忽寬忽緊，忽柔忽剛，雙方面仍在不信與猜疑中打交道。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悶得一身汗。我忽起了一個幻想：中國歷史上華夷鬥爭，往往藉和風得到和平，最好雙方面的男女來一次集團大戀愛，大結婚，在愛的境域中，必可把兩個敵愾調和起來。在愛的境域中，沒有階級，閥閱，沒有仇恨，血債，沒有猜疑，排斥，沒有傲慢與偏見，這是消弭第三次大戰的一條可走的大路。

我早知道，必有人斥我這個幻想為中間路線

，也罷，橫豎是一個幻想而已。

### 孤星淚

九月十三日

這是法國十九世紀的文豪雨果的巨著「悲慘世界」改編。主人公讓·發耳讓因飢餓而搶一塊麵包吃，竟被法庭判罪服了十幾年苦監。出獄後，照當時的社會制度，舊犯人仍帶着黃色的身份証，每月須向當地的警署報告二次，囚徒的身份永遠存在，令人永無改過遷善的機會。讓發耳讓出獄後投靠無門，受盡社會的冷淡、鄙視、侮辱，咒罵與享遍閉門羹。正當徘徊歧路的時候，有一位美麗埃及司教收留他在住所安歇。那晚賊念復萌，暗竊其銀用器圖遁，為警察截回。司教對警察解釋那是他贈送的東西，使劇主人不致重囹圄。遂大感動，臨行，司教加贈他一對銀燭台，還殷殷對他說：「人是為他人服務而生存的。」自此他決定不同鄉報告，勉作善人。

六年後，孟特路易市的市長馬迪勒尼，很能替人民服務，也極受人民愛戴，他的財產大部分花在慈善事業上，替人民設備了極完善的醫院、幼稚園、老弱勞動者的救濟等等改良事業，這位市長就是舊日的囚徒。冤家路狹，偏偏舊時在苦監中的管獄官甲維耳被派來在他下面當巡官，這是統治階級鷹犬的典型人物。市長馬迪勒尼同情被損害被壓迫者，那種民胞物與之懷，巡官很看不順眼，因而懷疑馬迪勒尼的出身。一次，馬駕車出遊，雨後泥滑，一老年人跌倒，被壓於車下，奄奄垂斃，馬忙脫衣下車，憑其十年苦監鍛煉出來的臂力，把巨車推開，卒使老者獲救。巡官冷靜在旁觀察，益疑其係久緝未歸案的囚徒，唯身份懸殊，未敢孟浪指定。

會有一工婦方特尼，善良而無知，老實而真純，受男性所擯棄，債權者與吸血鬼的榨取，使她有私生女，負債，淪為賣淫婦。她負旅館的債，私生孤女郭色諦將被旅館抵為奴隸，受苛刻殘酷鞭打與折磨。方特尼因過度刺激而發狂，來與

市長論理，憤世嫉俗，肆口破罵。巡官怒，欲加拘捕。馬迪勒尼謂法律不加於神經失常的人，溫言慰藉，釋明瘋。原委，一面送她進醫院療養，一面代贖其女，視加教養，當做親生女兒看待。

某日，巡官忽來向市長謝過，謂往日日常疑市長為逃亡囚徒，暗加偵察，內心很感不安，現在該囚徒仍以搶食被獲歸案，真象已明，前此全屬誤會。馬聞言，內心震撼，力持鎮定。夜獨立銀燭台前，良心與利慾交戰，卒決定自首，聞悉該囚徒受審日期，趕赴法庭替囚徒辯護，並自陳即十年前在逃的真囚徒，四座驚訝，法例謂此屬市長先生憐憫囚徒的感傷之詞，未可置信，馬即挽在庭證人（舊日的囚侶），一一話舊，同庭上說罷，從容退出。

馬迪勒尼準備恢復讓·發耳讓的囚徒生活，先與孤女別，復袖一萬法郎支票往醫院探視工婦，贈為醫藥及生活費用，工婦病重而感激無已，熱淚流洟。豈知馬方持款贈婦，而巡官偵至，大聲厲叱，謂馬已非市長，為逃亡的囚徒，依法一切財產將沒收，不得私意授人。對馬侮辱肆無忌憚，工婦震悸而死。馬憤，擊巡官昏倒，受此殘酷的教訓，復改變初衷，決仍逃避舊法律的制裁，挈孤女赴×城作第二次逃亡。

數年後，孤女自×教會學校畢業，亭亭玉立，事馬如父，恰巧當時法國革命熱潮漸漸掀起，馬一日與女驅車而過，見一青年革命家演說，聽者甚眾，他痛快淋漓地揭發舊社會的罪惡，舊法律為人民的鎖鏈，必把舊統治階層推翻，馬極同情，次日以二百法郎備函令女往訪青年，備致殷勤，并以為助。女與青年晤，一見鍾情，往來日頻，愛苗滋長，而革命工作也日加緊。偵者擬加羅捕，會議中，昔日的狹路冤家甲維耳赫然在座，獨持異議，謂這幫不軌活動者多青年學生，幼稚受人誘惑，應注意追蹤他們的後台老板，於是着手調查青年與孤女的家長，這逃亡的市長馬迪

勒尼遂被巡官所識破，方欲加扣押，而大舉動起

先是，馬察知偵者常在其門，對己將有不利，擬攜女遠。英倫，女以愛戀青年與醉心革命故，不甘遠離。謂馬是她的爸爸，青年是她的未婚夫，兩者不能棄其一。馬欲捨女獨行，夜當燭台前，因決伴女共渡此驚濤駭浪。大革命，大舉動的進行如火如荼，青年率領羣衆與警察鬥爭，巡官甲維耳於動亂中束手就擒，人民把他交給馬迪勒尼處死，仇人見面，照理講是分外眼紅，但馬經一度憤慨歷數罪狀後，不特不槍殺他，且劃開其束縛而縱放之，勸他自新。巡官感悔交加，無地自容。惟仍自為辯護，是一個法律的忠實執行者，馬也笑着說：「我也早虔誠的基督教徒，法律制服不了善良的人心啊！」馬縱巡官後，復英勇地出入於暴動的危險地帶，救出負傷的青年領袖，匿於住宅，女為敷藥調醫，漸有起色。但革命狂潮也為政府所鎮壓，搜緝黨人的風聲日緊，巡官甲維耳以職務所繫，也仍經常偵察馬宅，馬也知之。甲維耳自感欲加逮捕，有背良心，不加逮捕，則有虧職守，故踟躕不前。

馬自思愛女有託，人生的責任已了，深夜當銀燭之前，復憶起司教之言，因復決定隨巡官向政府自首，當他以此意向巡官提出，從容欲就其縛，巡官內心的矛盾加深，漸思莫以自解，卒提鐐銬狂奔，投水自殺，全劇至此完。

記得從前讀雨果的「悲慘世界」，深為感動，終不如此影片的簡明洗鍊，現實逼真，此八第藝術之可貴也。雨果在序文上說：「由貧困而摺致的男人之墮落，由飢餓而摺致的女人之毀滅，由黑暗而摺致的小孩的萎縮。」這三個悲劇就是「悲慘世界」的中心命題。人是有良善的心眼的，在博愛的感召之下，一隻忠貞不渝的獵犬也被馴伏，基督的愛，人道的愛，無抵抗的寬恕的意義，多麼偉大啊！這部不愧為偉大的製作。

陽

光

· 紹 君 ·

九月的陽光是可愛的。然而，在南國，秋的輪廓並不太清楚。只知道南國也有秋，南國的秋，在涼涼的風裏飄蕩，在麗日薄雲的畫面中駕臨。

請聽林間的鳥語吧，是多麼的嘈雜熱鬧。從牠們的音調中，清楚可辨的，是白頭翁的對白，裁縫鳥的歌唱。此外，還會爆出幾聲急轉，那是鵲鵲的啼鳴，參加太陽的辯論會。在四射四方的音符和音調上，隱隱地可以在心靈中感到鳥兒們饒舌時的滑稽姿態，正如通過電視機看到的一樣準確。欣賞牠們的聲音，似乎體味到牠們的胸懷志願和抱負，牠們也許正在各把心聲，互相傾訴，把思愛的正午，一個玻璃似的透明白晝。牠們，也許不約而同地感恩播揚。可惜，我還未拜羽族中的聰慧者為師，學牠們的漂亮語言。現在，只能再次地從牠們頻頻的舌黃所鼓動出來的興奮中，多多少少地推測散落在牠們間的新聞，我想，既是聲音節奏那麼動人，該是快樂的訊息吧？

我到草地上散步，午後的金輝，撒滿了大地，趁着風的底迴，輕輕地向我吹拂柔撫……紅色的圓厚葉片，有柿子般鮮艷，有火般溫熱。牠們，正在枝頭上怒放，像烈焰的燃燒。這是生命的發皇飛揚麼？不作朽木要作流星？我想，也許紅葉們準備好了，要把生命的潛力全發揮出來。牠們，也要向秋之神祭獻？想起楓下漫步，遺落陽間的酒樽，不覺又剝掉了另一頁的回憶；而，另一半的餘念，卻突然地把瓣兒開放。

可愛呀，這和煦的光波，以慈母關照親子的心情，賜予每一隻鳥獸，每一隻小蟲，每一片葉子和芽苞，以及每一株小草。他似乎彷彿在標榜着一個信念，把世界同化在他大愛的溫暖中。就算卑微的我，也沒例外地享受他的恩澤。

踏上樓梯，倚在欄杆，看草地上的籐蔓。牠們，沐浴在光和熱中，生命的品質更有長進，更美麗，風韻更聖潔崇高。接受了大自然的啓示、教誨和薰陶，我從對花的幻覺裏，像是看到阿胡島上的白浪淘洗珊瑚。雲白青天，像是欣賞到椰歌夕照。啊，九月的陽光，你也賜予獅島一個生命的換羽季節嗎？

眷 念

· 紅 葉 ·

長空南飛的季候鳥折返轉告我以虹彩的佳訊  
帶給我一份永恆的祝福  
又一份溫馨的雋美的叮嚀  
來自妳生長的自由的廣闊矚域  
我逐輕泛起無聲的陶醉  
浸淫於蕉風底旋律裏  
沐浴於椰雨底節拍中  
子夜夢迴的刹那  
我仍厮守 我仍期待

童話「野天鵝」的挿圖——伊爾莎成天坐在海邊，等待她的兄弟們在夕陽下歸來。旁邊陪伴她的野天鵝，正是她最年輕弟弟的化身。

雖則經歷幾許時序的輪替  
年月的交代和季節的流逝  
但我猶渴望着能聽到芭蕉葉上的清簫  
遙遠地飄送到這個沒有陽光的島嶼  
而每當我淺嘗椰子的馥郁甘液  
乃使我想起輾爾沾唇的醇醪  
及冥思着 巴黎造酒和製香水的工廠  
復深深地响往那馬來少女的柔情  
與銷魂的草裙舞的蝕骨誘惑





# 有回音的房子

鮑斯威著  
王載寶譯

## 作者簡介

鮑威斯(T. F. Powys)現代英國小說家，以想像力與文筆清麗著稱於世，作品有「白色的念珠」，「兩賊人」等。從本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小說家的那種超卓的田園感情，和那種絕不落俗的清新文筆。

我從不曾使自已受到尊敬，但我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對於泥土和那些接觸或掀動泥土的人，我有一種不識時務的親熱。那些必須在難以捉摸，但是淺薄的書本的思想中生活的人，用輕蔑的眼光來看我。這或許是因爲我住在泥土築的小屋裏，吃不加牛奶的茶，而且僅僅有過一個朋友。我耕種我的菜園。我的一位舅父有時送幾個先令來，這就是我全部賴以爲生的了。我的小屋是孤獨的，就如同小屋一直是孤獨的一般，最鄰近的城鎮是石橋。

我有很多癖好，最古怪的一種是我對宗教的興趣。但不是那種在教堂中傳佈的宗教，而是深植在人的性格中，使人腳踏實地，身體力行的那種宗教。那種宗教可以在人生泥濘的旅途上留下不可磨滅的釘痕。至於我的朋友，我必須將他的種種事情告訴你。當我看見他的足跡的時候，我立刻就知道他屬於我喜歡的那種宗教，屬於引起我興

趣的宗教，屬於熱愛窮人的宗教。

在我認識我的朋友以前幾年，我已經停止與所謂的淑女與紳士交談。我不時在路上遇到這種人，但是，只要我一看他們的腳，我便立刻知道他們都是乏味的。說一句得體的話：去承認全人類都是有興趣的，是一個錯誤，事實上絕不是這樣的。自然本身常常是沉悶的，人類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即使是一個住在泥土小屋中的人，有時也有他的需要。當我需要一個捕鼠機，或者荷蘭乾酪時，我就去石橋鎮。

去石橋的路是沿着一條吃風和遍生叢莽的道路；那些路上，到處點綴着有荊棘的樹，每一顆都具有某些獸類或者彎曲的人的形狀。

在去石橋的中途，有一處下陷的窪地，那裏立着一座老屋，屋後四十碼外，是一個大的穀倉。這穀倉究竟對誰有用處，我始終不能發現。老屋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容納我的朋友道天先生。我並不強壯。真正的死亡只要猛力一撞，便可使我平躺在地上。步行到石橋去，永遠使我疲倦；現在還是如此。

某天，我走到石橋，買了一個木鏈，我需要它去修理木柵。我帶着木鏈回家，走到「彼登山峽」，這是立在有許多叢莽的窪地上的那座老屋的名字。一個人正立在兩扇大門前。我注視他的靴子。它們異於其他人的靴子。它們屬於那個脚

踏實地的人的，他的宗教能引起我的興趣。

那時正是冬天。我扣緊了我襪襪的外衣，因爲傍晚很涼。風集結在山谷，而且那即將到來的雨隨時都可以鞭打我的臉。在「彼登山峽」的那個人正等待着。他想一杯茶或者不會有害於我；他便請我進去。

一個人不時會遇見一位人物，在他溫和的態度中有一種品質，像是具有無比的力量與果敢。道天先生的聲音將我所有的陰鬱思想都吹散在風中。他絕非紳士之流，因此走進他的大門，對我無所恐懼。

你可曾在有叢莽的路上，任憑風吹雨打，進入一間暖室，見到裏面有一位少女，坐在茶桌邊，懂得怎樣對旅客和善？如果你不曾有過這種經歷，你可從我這裏得到，在這樣的場合，蘋果餅與奶油吃起來使人感到非常的愉快。

但是我必須繼續說下去。

我與道天夫人越來越親暱。當我步行去石橋時，我總是在道天家裏休息，而道天與他的女兒——琴，待我始終如一，永遠親切而和善。

一個夏天，我正與道天夫人坐在一起。琴在門口遇見我，告訴我她父親想介紹我一個住在鄰近的人。對於這陌生人，我並不感到緊張，因爲我知道不會有任何一個所謂的「上流人」來拜訪過道天先生。

茶後，琴端着一盤茶杯茶碟到廚房去。我凝視着她走出房外。你知道一個美麗少女的身姿怎樣閃過門口。她的背影是如此的優美，即使空氣也在戀愛着她。

當琴去洗茶具時，道天先生牽着我的手——

道天先生一向如此的——將我帶到菜園中。現在，他說，「你定將聽到回音。這回音就是我所希望你遇見的那個人，現在，你聽着吧，」道天先生喚道，「塞阿斗，塞阿斗！」我聽見回音在應答他的召喚「塞阿斗，塞阿斗！」



「今天下午，『她』喚得非常清楚，」當我們走進去時，道夫先生這樣說。

琴不久就來了。

「現在你屬於『彼登山峽』了，」她說。「你聽見了回音。父親僅僅對他喜愛的人顯示那個回音的。」

我離去時，琴伴着我走了一小段路。一個人感覺自己可以吻琴而不會受到叱責。她沒有假裝的謙遜，琴懂得愛。我問琴是誰教會她接吻的。

「噢，」她說，「那不需要學的。」

我步行回家，一點不感到疲倦。

在我出去的時候，郵差從我小屋的窗戶塞進一封信，信上說我的舅父已經死了，如果我還想要他遺給我的幾鎊錢，就必須到北方的小鎮上去領。一件又一件的事使我在整個殘餘的夏季，逗留在北方。

最後，我可以回到西方去了，先旅行到石橋，打算經由這裏回到我的小屋。將行李留在車站，想請一個經常路過我的小屋去市場的農人，把它帶回來。我走到小鎮上，買了一把新鋤頭。把買來的東西放在肩上，離開小鎮。

那是一個荒涼的秋夜；當我沿路前進時，我想起我的朋友道夫先生第一次邀我進他的家裏的情景。現在的天空仍是那樣惡劣，我疲倦於我的行程，並且，不論我怎樣努力去驅除它們，那些陰鬱的思想總跟隨着我。

風不停地，逼逐地狂吹着，逆着風，一個人只能沮喪地蹣跚而行。不久，雨來了，帶着幾乎有意的惡感，鞭擊着我的面頰。我試着去想道夫先生與琴，使自己快樂起來。

當一切被黑暗遮沒，我慣於從「彼登山峽」上面一個小丘上，看道夫先生老屋的廚房中的燈光。當我到達小丘上，雨下得更大了；鬱悶沉重的冬夜的雨。雨水從我肩頭的鋤頭上滴下，滴到我外衣的袖管上。

我看不見燈光。

我走下小丘，打開那有回音的房屋的大門。我走上斜坡，叩了門。叩門聲在屋中回響着，它在每一個房間中響着，「若我在叩的是一所無人居住的房屋那樣。」

我靜靜的站在那裏，傾聽着：我能聽見的唯一的聲音是雨聲。我繞着房屋走，並且踏上那條我知道可以通達聽見回音地方的小路。

我呼喚着回音：「塞阿斗！塞阿斗！」但沒有答覆。

然後我用很低沉的聲音問，「難道道夫先生死了？」

「死了，」那聲音回答道。

×

×

×

這是童話小佩莉的插圖——癩蝦蟆覺得小佩莉作自己的新娘不見得會過於美麗。但小佩莉所想的却並不如此。



## 黃昏的礦場

· 沈彌平 ·

我愛在黃昏時漫步於礦場上；你可以在那裏吸收到清新的空氣。迎面吹來的清風，使你的周身感到爽快鬆弛，心情明朗起來；把一日工作的勞頓掃得一乾二盡；內心的憂鬱和苦悶也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低首望那水塘裏的魚兒，在水面翻滾，把水面弄成一個個的水紋，由小而大，把水面的蓮葉沖激得蕩漾起來；透出水面的蓮花，一朵朵地直立着，盛開的，遠看如隻碗，未開的如一柄擊鼓槌；倍伴着塘邊的蘆葦，被微風吹得徐徐地搖拽着。

那遙遠的藍山，這時也彷彿蓋上了一層薄紗，若隱若現，好像一頭頭巨大無比的怪獸蟄伏着似的。西邊的晚霞，更顯得豔麗奪目，不是人間的色彩所能比擬的；近於陽光的是金黃色，較遠些的是淺橙色略帶粉紅和雜點藍色，再遠些是橙色和茄色摻雜，離陽光最遠的是深茄色略帶黑色，但邊緣有如鍍了一層金色；尤其是從雲邊透射出來的光線，猶如立體一般，最惹人喜愛。

黃昏的礦場，不管是何種平凡的景物，只要你去欣賞它，都會激發你對大自然的感情，引起共鳴。

晚霞逐漸消失以後，礦場也開始跟着昏黑沉靜下來，默默地送走陪伴她的晚霞；蘆葦裏的蟲兒也唱起晚安曲來，歌頌牠們在這大自然裏過了一天自由愉快和歡樂的生活。

啊！你這令人心情迷惑的黃昏啊！你是多離人陶醉！多使人愛戀呀！我多麼地捨不得離開你，我願常投在你的懷抱裏，因你將會不無我上的安慰、解除我憂鬱的桎梏！

# 新詩研究專輯

## 站住吧，詩人們！

• 童蒙 •

在醫學上，要治療疾病，首先要將病源找出來。今天我們要治療新詩的病，也得將病源找出來不可。

新詩在一降生的時候，就是個畸形胎兒，而且差不多是命裏注定的。因為在五十四時代，一切舊有的文學形式，都得連根拔起，重新來培植一批幼苗。在那種情勢之下，大家所着眼的，最簡便的路子，就是把西洋文學的形式移植到中國來。於是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我們就有了大批翻譯的文學，其中包括各種文學體裁。在同一時期內，我們的新文學興起了，大家按照西方的形式創作起來，在小說和戲劇的嘗試上，還得到一些初步的成就（散文形式我們自己有，而且新舊之間無多大變化，所以不論）。其中有一種文學形式，却是一敗塗地。而這個文學形式，就是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新詩了。

為什麼別的文學形式都能有一些起碼的成就，只有新詩是例外呢？這就要提到詩的特性，才能把問題說得明白。

從形式上說，要把我們的小說和戲劇西化，是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困難的。我們知道一部好的小說或戲劇，經過高明的人加以翻譯，雖不一定維妙維肖，但大致上不會太走樣。至於新詩，却成了一個例外。

我們知道從一部西洋小說或戲劇翻譯成華文，只是把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所以沒有甚麼困難。然而要從西洋詩翻譯過來，就不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了。詩裏面包含着節奏、音韻和比一切文學形式更濃厚的感情和意境。而這些特點，都是最難傳達的東西。因此一篇第一流的西洋名詩人的作品，經過了翻譯之後，就成了一篇中學生的拙劣創作，既無法保留原作的節奏和音韻，又不能傳達原作的感情和意境。為了使問題更容易明瞭起見，我來舉幾個翻譯詩的例子吧。

首先，我要舉名翻譯家所譯的英國大詩人雪萊的詩為例。

### 悲歌

啊！世界！啊生命！啊時間！

在它們最末的階梯上我攀，

看先前站立的地方，不免心驚胆顫；

你們黃金時代的光榮何時回來？

不再回轉——啊，再也不會回轉！

在日與夜的移動中間

歡樂已飛馳不復返；

新春、夏日和嚴冬

只能帶給我們微弱的心以哀愁，而快樂

不再回轉——啊，再也不會回轉！

請看一看吧，這位英國大詩人的詩，在經過我們的名翻譯家的手以後，就被剝奪得體無完膚。如果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是雪萊的詩，我們一定誤會它是一個中學生寫的。又假如有人拿這樣的詩投稿到現在的報章雜誌去，也會被丟入字紙簍。下面，請再看看受全世界尊敬的莎士比亞的詩，當它被譯成中文以後，是怎樣的一個面目。

### 十四行詩第八首

你是音樂，為什麼悲哀地聆聽音樂？

甜蜜不甜，歡笑喜歡歡笑。

你為什麼不愉快地接受你的喜悅？

要不然你高興地接受苦惱？

假如幾種入調的聲音合起來，

成了真和諧，教你聽了不樂，

那祇不過是美妙地責備你不該

守獨身而把你應負的責任推托。

聽！一對絃，像好妻子和好丈夫，聽——

這絃兒互相呼應着，奏得協和；

正如父親，兒子和快樂的母親，

合成一體，唱一支動聽的歌；

他們那沒調兒的歌，都異口同聲，

對你唱：「你獨身，將要一無所成。」

請大家看看吧，一個傑出的英國大詩人，當他的詩被譯成絕不相同的華文以後，便成了如此糟糕的詩。然而，這並不是不說莎士比亞的原作是如此拙劣，我們只能說在

經過翻譯以後，原作的音韻，節奏，感情和意境都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堆糟粕，連狗也不要吃。

在這裏，我本來還要舉許多翻譯詩的例子，但爲了篇幅關係，只好請讀者舉一反三了。

詩之不可翻譯的特質，是非常明顯的。我們的美麗鏗鏘的唐詩，一旦翻譯成西文，當然也是一堆糟粕。非但如此，就是將我們的古詩用白話文代替，也同樣不堪一讀。我們試把李商隱的「登樂遊原」譯成白話詩看看吧。

（原文）向晚意不識，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把原作譯成語體，便成了這樣的一首新詩：

今天傍晚我心中有些不樂，乘車到古時的樂遊原上遊玩。

這時望見將落的太陽十分好看，可惜太近黃昏，景色不久就要消逝了。

從這一篇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它把原作所有的節奏，音韻之美統統破壞了，留下來的只是一堆毫不動人的文字。可見詩是一種不能用另外一種語言來傳達的，即使兩種語言源出於同一種文字。詩既然是這樣難以駕馭和難以把握的一種體裁，試問還有甚麼理由將西洋詩的形式抄襲過來呢？如果大家都能平心靜氣地檢討一番，好好地研究一下這四十年來新詩的積弊，是不難把微結找出來的。（據筆者所知，有許多作家是極端瞧不起新詩的，甚至連看也不看。）現在，讓我們站在欣賞詩的立場上，不帶任何偏見，來看一看新詩的成就吧。

### 老馬

總得叫大車裝個够，牠橫堅不說一句話，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牠把頭沉重地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她有淚只往心裏藏，眼裏飄來一道鞭影，她拾起頭來望望前面。

我相信只要對詩的本質稍有瞭解的人，對這首詩一定會有這樣的幾個感想。第一，這首詩沒有好節奏（也就是說，沒有具備詩的

重要條件之一的音樂性）。第二，它沒有深刻的意境，也沒有半點含蓄的地方。第三，沒有濃厚的感情。第四，它雖然看起來似乎押韻，例如「够」「扣」，「話」「下」，「命」「影」，「藏」「面」，可是這些韻脚都是隔句押韻，是西洋詩的玩意，不合我們的口味和習慣。其次，這些韻脚很生硬和拙劣，不但不能把這首詩的音樂性帶起來，反而讀起來不三不四。有着這幾個致命的缺點，這首詩自然就不能稱爲一首好詩；甚至不大像詩，因爲它缺乏詩的幾個必要條件。現在，我們不妨再看看第二首。

### 樹

一棵樹，一棵樹  
彼此孤離地兀立着  
風與空氣

告訴着它們的距離

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

它們的根生長着  
在看不見的深處

它們把根鬚糾纏在一起

看了上面這首詩，我們立刻就會產生一個感想——假如這也能算是詩的話，那末人人都能寫詩，人人都是詩人了。

在這一首詩裏，感情是那麽庸俗和平淡，節奏全無，對詞藻沒有半點選擇和修飾，而且，對所寫的事物沒有感情。像這樣的一首新詩，無論如何不會得到讀者的共鳴，這個詩人自然也不會得到社會的承認。看完這一首詩，請再看看下面的一首吧。

### 兒童節

小兄弟，

你們，

早上

走哪條街？

——那裏，

有炸彈底

鐵片吧！

——那裏，

有火約底  
氣味吧！

……(下略)

這首詩，如果從原則上看，真可以說荒唐到沒有邊際。假如像這樣的內容和句法可以構成新詩的話，試問還有甚麼不是新詩呢？我們讀了這首詩，如果還有人以為叫化子所唱的「蓮花落」不比它高明，我一定以為它不憑良心說話。叫化子唱的「蓮花落」有很好節奏，押韻很嚴格，惟一的缺點就是句法庸俗，不講究修辭。而上面所列舉的新詩，正好也犯了這些毛病。筆者聽過許多叫化子唱「蓮花落」，可惜都只能記得一兩句，不能全部記下來，讓讀者來比較比較。下面是另一首新詩。

晚報

夜半的北京的長街

狂風伴着你盡力地呼叫，

「晚報！晚報！晚報！」

但是沒有一家把門開——

同時我的心裏也叫出來，

「愛，愛，愛！」

……(下略)。

# 詩與情感

陸林

文學是情感的產物。L. 托爾斯泰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成功程度是與其感人的程度成正比的。」可見要想寫好一部文學作品，除了要注意寫作技巧的問題外，更要注重情感的因素。我們常常發覺有些文學作品，作者的寫作技巧並不高，但它却是十分感動人的；它不但能令人流淚，平息人們內心的怒火，而且，還會令人的內心痛苦全消除。這種作品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的效力呢？無他，只是作者善於在作品中把他的真實

情感表達出來；我們常常聽人說：「誠之所至，金石為開。」上述的作者就是運用他們的真情感動讀者。

我們知道詩在文學中是比較主觀的，換一句話說，它是情感比較豐富的一種文學體裁。假如一首詩是缺少情感的話，儘管它的形式多美，用字多簡潔，但，它是失敗的。人們常常稱這種詩為沒有生命的詩；一件東西沒有了生命，你說它還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有人說冷酷無情的人不

我對這首詩不再加以評論，因為它除了「愛，愛，愛！」那句所發的感情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以外，大體上的毛病與前面幾首差不多。

談到這裏，讀者一定會不服氣，說我上面所列舉的，一定不是名家的詩，所選的又不是比較好的，所以說來頭頭是道。那末，我來告訴你吧，我所選的正是名家的新詩，是頂尖兒的名家的詩。第一首是「臧克家」寫的，第二首是「艾蕪」寫的，我相信凡是讀過書的人，少有不不知道他們就是五四運動以後最著名的兩個「詩人」的。第三首是「田間」的作品，第四首是「馮至」的作品。他們雖不及前面兩個知名，但也是詩壇上第一級的作家。上面的四首詩，都是在近幾年寫的作品，而不是在他們的學生時代寫的。

本來，在這個開創的時代，苛刻一批作家實在有欠厚道。不過現在中國作家的那種抱殘守缺，沾沾自喜的態度，也的確使讀者失望。假如我們能虛心一點的話，新詩失敗的原因，應該早就檢討了的，而不是到現在還是輕者自輕，為者自為的境地。一個詩人所寫出來的詩，如果不能激起社會大眾的共鳴，擁護和愛戴，就算不了一個詩人。我們的舊詩是深入社會階層的，得到大眾的擁護的。在西方，情形亦復如此。明白了這一點，我覺得詩人們不應該照着這條沒有希望和沒有前途的老路走下去。

能寫詩，而情感豐富的人才能成為詩人。

許多寫詩的人都知道情感在詩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們在寫詩之前，便設法製造許多情感，然後，才動筆寫詩。這種詩，乍看起來，似乎有很豐富的情感，可是，仔細一看，那情感很不自然，而且，一點也不感動人。原來，由人工製作出來的情感，很難逼真。情感不真，不但不能感動人，反而會引起人的反感，產生了反作用。譬如，有一首這樣的詩：

「雲啊，美麗的雲！

我愛你，你是我的愛人；

我時刻想念着你，

沒有一刻不抬起頭來觀望你。

我恨天地之遙遠，

阻隔我們於渺茫之間。

啊，雲呀雲！

我要把我的心獻給你，

我永遠的愛你，雲啊！

此外，我再舉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名「詩人

歌頌某國元首的「名詩」，那詩的頭幾句是：

「×××，

親愛的鋼啊！

永恆的太陽啊！

我要親親你……」

這些詩，讀起來毫無動人之處，而且，令人

覺得肉麻，惡劣極了！

還有許多「詩人」以為戀人的情感是最豐富的，爲了想把詩寫好，便決定來寫情詩。這些「詩人」也未必有愛人的，甚至他根本就沒有戀愛的經驗，於是，他只好假設一個戀愛對象，天天沉溺於迷夢中，對那假想的情人大寫起情詩來。於是，詩中充滿了虛偽的情感，充滿了庸俗的字句；這樣的詩，我們可常在報刊上見到的，在這裏，我不想舉例了。

剛才我在上面說過，詩要寫豐富的情感，同時，又提出情感是不能製作的。要有真的情感，才能感動人。可是，另一個問題來了：一首真真的、豐富的情感的詩是不是好詩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爲什麼呢？我們且在下面稍爲討論一下

在抗戰的時候，我們常常可以看見許多類似下列的詩：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心在跳動。

敵人搶掠我的財產，

敵人殺害我的妻子，

我有仇，我仇恨，

我要握着大刀，衝上前去，

向着敵人，殺！殺！殺！

此外，我們還常常看到許多青年人的詩作品

，他不是赤裸裸地表露自己對醜惡社會的不滿和憤恨，就是赤誠宣示自己對某些偉人的崇拜。他們的情感是既真，且豐富的。譬如：

「黑心肝的奸商，你是隻豺狼！

我不怕你的利爪會抓破我的皮膚，

我也不怕你的長牙會使我的血如泉湧，

我要向你博鬥，

剩下一口氣，一滴血，

我也不和你妥協！」

又如：

「××，你是燈塔，

你照耀着黑暗的大地，

我要跟着你前進，前進！

我要跟着你奮鬥，奮鬥！」

看了這些詩後，你覺得滋味如何？你可能有些激動，但是，你能說它們是好詩嗎？我相信對文學稍有素養的人，都會說這些詩是失敗的，是壞詩。這又是爲什麼呢？上面不是剛剛說過要有真的、豐富的情感，才可以寫出好詩的嗎？現在，爲什麼又把一些真的、豐富的情感的詩，指爲壞詩呢？好，就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並且，給這篇短文作個結論吧！

是的，文學是情感的產物！但，這只把話說了一半。文學除了是情感的產物，同時，還是藝術的產物。單是有真實的情感，單是有豐富的情感，是寫不出好的文學作品的；不相信的話，請把你現在對某些事物所生的情感如實的紀錄下來，你會發覺那是多麼粗糙而可笑的东西呀！人類對每一件事物的情感，都是十分粗糙的，有的甚至可以說是十分粗野的。要把這種粗糙或粗野的情感搬上文學作品，那是必須要經過一番壓縮和美化的功夫。爲什麼原有的情感要經過壓縮和美化的呢？原因有二：（一）文學作品是文明的一種原動力，它是要促進讀者向文明更進一步，而不是要讀者往後退，回到原始人的地位。假如文學作品的情感是粗糙和粗野的話，很容易引起讀者產生一種原始人的情感，甚至可能因此而產生原始人的舉動。（二）文學作品的目的不是挑撥人類的不滿情感，而是要消除人類內心的不滿和不安的情感。當一個人痛苦的時候，遇到了挑撥性的情感時，他會更痛苦的；當一個人思念某些事物時，觸到同是在思念下產生粗糙情感，他會更生思念之情；當一個人懷懷憤怒時，受到了粗野的情感的刺激，他可能失去常性，變成一個狂人。但，文學作品中的那些經過壓縮和美化的情感卻不會發生上述的不良作用，它除了能感動人之外，並且，還會像慈母的柔手輕輕地撫摸讀者心靈上的創傷，使每個人的痛苦漸漸地消除。

讀者們可能又要提出一個問題：情感經過壓縮和美化後，它還真是真的，還真是豐富的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在寫作的時候，情感是真的，是豐富的，你把它壓縮和美化後，它還是真的、豐富的，因爲壓縮和美化，並不是把它的原質改變，說得清楚一些，那只不過是一種提煉的工夫。由於手頭缺乏材料，我無法舉出一些好的新詩給各位參考，只能在這裏抄出兩首舊詩給大家看看：

### 一、無題

李商隱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這首詩表白兩情的堅固，寫得多麼淋漓盡致

### 二、春雨

李商隱

悵臥新春白冷衣，白門虛落意多違。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

遠路應悲春晝晚，殘宵猶得夢依稀。

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這首詩乍看是詠春雨，但，事實上是在詠私情，其中情感之真如豐滿，我們是可以從詩中得到的。

# 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MPANY

22, Bukit Bintang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9876

## 華文圖書雜誌總匯

歡迎參觀

歡迎選購

目錄齊備

函索即寄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十時半至

下午九時半，星期日

休息。

蕉風月刊

第十九期

一九六〇年九月號

蕉

電話：五九五八〇社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馬

電話：五九五八〇司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友

電話：八九九〇二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售

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No. 95, September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